

春秋左氏傳評林

林註  
十一

2805  
15-11





門 0432  
號 2605  
卷 15-11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雅隆  
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  
志季父輯著

昭經三年

趙鵬飛天主之墓

魯有所不會今勝

小國而以卿會葬

何厚私情而薄王

禮也厚薄之間諸

侯之情見矣

季本小邾穆公雖

累從晉列於諸侯

而不失事天之禮

本魯附庸故耳

傳三年

王元美梁丙甚哉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四十七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昭公三

經三年壬戌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成公卒悼公寧立○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

故魯厚報之○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

無傳記災○兩去聲○北燕伯款出奔齊不書大夫逐之而言奔罪之也書名從告

傳三年附錄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游吉即子大叔送少姜

之葬送晉少姜葬梁丙與張趯見之子晉大夫見子大叔○趯汙入

丙曰甚矣哉言其過甚也子之為此來也卿共姜葬過禮大甚○為去聲



玩之自覺躍然若  
張超云自今無事  
求煩不獲則不免  
露鋒穎而訕尊上  
矣

補注卿共葬事則  
襄公而後魯以卿  
會葬者三君傳於  
昭三十年又記大  
叔之言亦見不能  
常也  
穆文熙晉以嬖寵  
之故重勞諸侯既  
乖典禮又失人心  
文襄之伯斯其遠

子大叔曰即游將得已乎言不昔文襄之霸也昔晉

襄公之其務不煩諸侯其所先務者吉凶令諸侯出

令於三歲而聘三歲一五歲而朝五歲一修朝禮此

之制歲聘問朝載在十有諸侯內外之事有事而會則會同以謀度之

不協而盟諸侯有不和協君薨凡國君大夫弔使大

卿共葬事使卿共送葬之事先王之制諸侯之喪

故文襄雖節士弔大夫送葬在二十年蓋時俗過制夫人之喪士弔使士大夫送葬使大夫

之猶過於古朝聘以昭禮盟會以謀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闕命事則總朝聘盟會

而言無加命矣命令有常今嬖寵之喪少姜之喪

不敢擇位不敢以而數於守適而今禮數如守適唯

矣

懼獲戾惟恐得豈敢憚煩豈敢畏憚少姜有寵而死

公不幸蚤死齊必繼室以繼其室今茲吾又將

來賀今此我又來不唯此行也不惟送葬張趯曰善

哉稱子大叔吾得聞此數也我幸而得然自今然自

後子其無事矣子謂大叔其無譬如火焉譬如火

中大火心星季夏寒暑乃退是故季夏暑此其極也

季夏暑極極則必退能無退乎喻晉強之極宜漸衰弱晉將失

諸侯晉且將諸侯求煩不獲求欲煩勞諸二大夫退

梁丙張趯既見而退子大叔告人子大叔告曰張趯有知言張

有知識知音智其猶在君子之後乎君子為尊者諱親者

能無退乎下  
二語正完于其無  
事意補正謂越言  
止此下乃傳自言  
晉哀將失諸侯故  
二大夫退而大叔  
稱之非是

季夏暑極  
季冬寒極

能無退乎

喻晉強之極宜漸衰弱

晉將失

梁丙張趯

既見而退

子大叔告人

曰張趯有知

有知識

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君子為尊者諱親者



魏廬按請繼室三字齊之不自振亦甚矣

在君子之後也○丁未滕子原卒見經同盟襄二十五年盟重丘故書

名同盟於襄之世亦應從同○錄齊侯使晏嬰請繼

室於晉齊景公請於晉曰寡君使嬰曰言齊君使嬰

寡人願事君齊君願朝夕不倦朝夕不敢倦怠將奉質幣

承王帛之贄質音致以無失時以無失朝夕之時則國家多難則齊

難孔多難去聲是以不獲是以不自來不腆先君之適不腆厚

嫡女少姜適音嫡下同以備內宮御之內宮焜燿寡人之望

焜明也燿照也明照齊君之願望焜魂上又音昆則又無祿少姜又無福祿早世隕

命早年棄世寡人失望遂失初君若不忌先君之好

君謂晉君若不忌齊君謂晉君若不忌齊惠顧齊國加惠眷顧辱收寡人

酒參言得備祀殯辱賜收恤列昭明已之意望於齊君微福於大公丁公微要也大公丁公齊先

與之照臨敝邑臨於齊國鎮撫其社稷鎮安撫綏齊國之社稷

則猶有先君之適先君適夫人及遺姑姊妹遺餘也

姑姊妹若而人而如也言如君若不棄敝邑絕於齊

而辱使董振擇之而辱使者至齊董以備嬪嬙以備

內官嬪嬙之職寡人之望也此齊君之願望也韓宣子使叔

向對韓宣子為政曰寡君之願也言此晉君之願望也寡君不

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晉君未能自治內未有伉儷未

伉儷之在絳絰之中制夫人之服則葬是以未敢請

卒然有請君有辱命今齊君乃辱惠莫大焉其為惠莫大

是以前未敢請君有辱命今齊君乃辱惠莫大焉其為惠莫大

補注未有伉儷蓋音侯當時無正夫人其繼室者使韓起上卿逆之鄭罕娶者為夫人也

補注孔氏曰遺姑姊妹謂非夫人所生者也

滙參寡人之望也一望字相應言正意選擇示精審也



於若惠顧敝邑若加惠眷顧於晉國撫有晉國鎮撫存有賜之

內主賜之夫人豈唯寡君豈唯晉君舉群臣實受其

賜舉晉國臣民其其自唐叔以下其自始祖唐叔以下先君實寵

嘉之實寵賚而既成昏詩昏晏子受禮晏平仲受禮叔

向從之宴叔向從晏平仲宴飲相與語賓主私相與言叔向曰齊其何

如問齊之興衰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各言齊至此乃末世也吾不知

齊其為陳氏矣惟知齊國必歸於陳氏也公棄其民齊之

而歸於陳氏民怨公室而盡歸於陳氏齊舊四量齊國舊有四時

四升為豆豆可容四升以登於金登於金也

各自其四四豆為區區容六斗六升四區為金金容六斗四升

金十則鍾十金為鍾鍾容六石四斗陳氏三

鍾乃大矣鍾容八斛故大而以公量收之而

以家量貸以私家加一之弗加於山山不加

弗加於海海不加魚鹽蜃蛤海之雜利往賣於市

民參其力齊國之民三分二人於公其二分入於公

而衣食其一其一分公聚朽蠹公家府庫積聚既多朽蠹無用

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寒凍飢餓不見養遇國之諸市

屨賤踊貴踊別足者屨也言別足者多屨無用故賤踊有用故貴

之諸市踊音勇

見

孫鑛造語絕工如

語如誦不說原因

祇舉見在其骨奇

其力厚其味深其

色古又別是一種

調法於古今固無

雙在傳中亦寡

意古人相起行文

斗金合八五區鍾

科四鍾斛驗切也

陳氏家量以貸之

豆五升區

斗金合八五區鍾

八斛也

彭士望以公量收

豆而區自區而金各

加其四而成金之數

金十則鍾

鍾乃大矣

而以公量收之

以家量貸

而三老凍餒

國之諸市

屨賤踊貴

之諸市

踊音勇

見

孫鑛造語絕工如

語如誦不說原因

祇舉見在其骨奇

其力厚其味深其

色古又別是一種

調法於古今固無

雙在傳中亦寡

意古人相起行文

未嘗不尚臨摹也

按齊舊量乃以公

量收之豆四升區

科四鍾斛驗切也

陳氏家量以貸之

豆五升區

斗金合八五區鍾

八斛也

彭士望以公量收

左傳平本卷四十七



之齊王法章之忌  
田單正有感於其  
祖耳  
評苑服虔謂三老  
工老商老農老也

穆文熙二子各言  
本國之亂而竟不  
言其濟亂之術豈  
其時勢至此有不  
可為乎抑二子未  
操為政之權自不  
得不付之空談乎

滙參道殫相望奇  
語與踴貴句相對  
毛詩作墮路塚也  
女富溢尤言嬖妾  
之家其富尤甚降  
在皂隸五姓皆卿  
續簡伯慶鄭伯宗  
先皆大夫也

補注服虔曰讒鼎  
疾讒之謂明堂所  
云崇鼎是也一云  
讒地名禹鑄九鼎  
於甘讒之地故曰  
讒鼎

民人痛疾

齊之民人苦於虐政莫不哀痛憤疾

而或煨燠之

煨燠痛念之聲謂陳

氏煨燠之○煨燠喻與憂郁

四音休虛去聲又如字

其愛之如父母

民愛陳氏如子弟愛

其父

而歸之如流水

民歸陳氏如流水之就下

欲無獲民

齊之民

將焉辟之

將安所避民之歸心

戲

四人皆舜後陳戲義

其相胡公大姬

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也

胡公大姬之神靈○相去聲

已在齊矣

言陳氏雖為人臣然將代

有齊國其先祖鬼神

叔向曰然

言晏子之言為然

雖吾公室

今亦季世也

今亦在末世矣

戎馬不駕

晉國衰弱不能征討故戎

車不復駕馬

卿無軍行

晉政離散不能統御故諸卿不備軍行

公乘無入

御右不得其人

卒列無長

百人為卒不得其長卒尊入聲長帳上聲

庶民罷敝

而宮室滋侈

晉之宮室窮極

道

土宇滋益奢侈

而女富溢

嬖寵女家富貴過甚

而女富溢

嬖寵女家富貴過甚

如逃寇讎

如逃避寇賊與仇讎

欒郤胥原

欒郤胥原

降在皂隸

降在皂隸

政在家門

政在家門

民無所依

民人無所依倚

君日不悛

晉君日不悛為常不知

以樂悃憂

悃憂也

公室之

公室之

其何日之有

言不久

讒鼎之銘

讒鼎名疾

日昧且丕顯

昧且早起也丕大也

後世猶怠

後世猶怠

况日不悛

况日視為常

其能久乎

其能久乎

叔向曰晉之公族盡

叔向曰晉之公族盡



評苑叔向羊舌氏  
名於其先祖同出  
一公有十一族但  
未詳出何公至今  
十族盡亡僅留我  
一族也

孫應鷺晏子辭宅  
向對孝不忘親諫  
不忘君  
鍾伯敬將發踊屨  
意故先以近市啟  
之

唐順之後世為文  
欲道此意不知費  
多少言語  
王或菴左氏律二  
用倒實作生之法  
如曰墓少羨而張  
趨有晉失諸侯之  
說因請繼室而晏  
嬰叔向有私議齊  
晉之言于是晉與  
齊之陵夷衰微畢  
見于此則以諸臣  
之言為主而墓少  
羨請繼室二者友  
屬實筆乃不易之  
理矣  
孫鑣前語嚴重此  
只因踰貴屨賤四  
字遂詳述更宅首  
尾却更流動活潑

矣言晉之公族肝聞之肝叔向各公室將卑凡公室

其宗族枝葉先落國家之有宗族如樹木之有枝

則公從之公族衰落則肝之宗十一族凡十一族

唯羊舌氏在而已惟羊舌一族肝又無子無賢公室

無度公室淫侈幸而得死言身得以豈其獲祀豈能

祭承奉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先時齊景公欲更易

曰子之宅予謂晏平仲近市近於湫隘蹊塵湫下隘

不可以居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請更易於爽

臣不足以嗣之臣不足以嗣於臣侈矣臣居此地且

小人近市且小人之居朝夕得所求早晚得遂小人

之利也此小人之敢煩里旅不敢煩勞鄉里公笑景

聞言曰子近市予謂晏子識貴賤乎識物價之對曰

既利之言既以近敢不識乎不敢不知物公曰

何貴何賤因問物價何者於是景公繁於刑是時景

繁有有鬻踊者有作刑足者之故對曰故晏子規踊貴

屨賤刑足者多故既已告於君晏子既已故與叔向

語而稱之故與叔向景公為是省於

刑齊景公為是語感悟減省用

君子曰仁人之言仁

其利溥哉其利民晏子一言晏子踊貴而齊



按鄭子大叔譏晉張趙不為其君隱

然

王荆石無此一段則前所共叔向屢

賤痛貴無下落矣此文之紀律也

經世鈔加入論贊數語不遠接入晏

子如晉句恣態愈出而法度愈不可

尋

魏世倣晏子與張趙之言一耳烏得

為之掩乎然嬰胎二賢相得久矣其

憂危而相歎傷情事自與趙不同

經世鈔不告而毀

侯省刑

而齊侯為之

詩曰

君子如祉

亂庶遄已

亂疾止也

○遄音船

其是之謂乎

及晏子如晉

晉請繼室

公更其宅

乃毀

反則成矣

則宅已成矣

既拜

謝新宅

而為里室

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

皆如其

且諺曰

則使宅人反之

則使其宅之人

且諺曰

非宅是上

唯鄰是上

二三子先上

不祥

不祥

君子不犯非禮

去儉即奢為非

小人

不犯不祥

古之制也

古先之

吾敢違諸乎

豈敢

卒復其舊宅

人之舊宅

公弗許

不從

因陳桓子以請

以請於公

乃許之

景公乃許

甚敬而卑

執禮甚恭

禮無違者

禮無違失

授之以策

授公孫段

曰子豐有

勞於晉國

子豐段之父言其

余聞而弗忘

我聞其有

賜女州田

州晉邑賜子石

以胙乃舊勳

以胙報汝

伯石再拜稽首

伯石即公孫

受策以出

受賜命策

其人之急也乎

言人莫

伯石之法

猶荷其

為禮於晉

禮朝晉之時

猶荷其

猶荷其

驕汰如彼

一為禮於晉

禮朝晉之時

猶荷其

君子曰禮

言禮之

其人之急也乎

言人莫

伯石之法

言禮之

其人之急也乎

言人莫

伯石之法

言禮之

其人之急也乎

言人莫

伯石之法

言禮之

其人之急也乎

言人莫

伯石之法

言禮之

其人之急也乎

言人莫



相表裏  
彭士望忽又接樹  
陳植子上作結真  
神品也

滙參晉侯嘉焉此  
處藏過韓宣子妙  
補注孔氏曰子豐  
有勞事無所見  
穆文熙伯石明辭  
卿而暗復請之偽  
詐不情子產之所  
惡也茲其為禮亦  
必偽詐以欺晉人  
耳  
補注受策以出傳  
見晉侯策命外大  
夫賜之以田備天  
子之禮  
陳明卿三臣謀州

而不得伯石以異取  
國之臣乃一旦有  
之此其羣起而爭  
而他日率以歸韓  
氏也  
彭士望精義之言  
韓宣子作此語罪  
加十倍  
穆文熙三子皆欲  
州縣而文子為政  
能取不取所以為  
賢違義微禍數語  
何所見之卓然也  
王荆石宣子意在  
得州而為豐氏請  
之此以與為取之  
計  
魏禧按此巫臣之  
智愧趙文子多矣  
人之私謀自利作

荷其賜田之祿○况以禮終始乎何况能終身行詩

曰舉鄆風人而無禮儀之可觀胡不遄死何不速

也愈其是之謂乎反證伯石有禮可取初州縣先時州縣在晉欒豹之邑

也豹欒盈族及欒氏亡在襄二十三年范宣子趙文子趙文子武

韓宣子韓宣子皆欲文子曰趙文子温州本吾

縣也温趙二宣子曰范宣子自卻稱以別卻稱晉大夫始受州

自是州與温温趙三傳矣至今日傳晉之別縣不唯州言

邑既別者甚多誰獲治之而治取之文子病之子患

不惟州與温別乃舍之乃舍州不敢取二子曰韓宣子吾不可

以正議而自與也言我不可自取其邑皆舍之二子皆

州矣言今既為政可以文子曰退使獲二子之言二

子之言義也違義取州以違禍也禍患之余不

能治余縣我若招禍且將又焉用州又安用州為其

以微禍也其以要禍亂於君子曰文子又舉弗知實

難人患不知知而弗從既已知之弗禍莫大焉其為

莫大有言州有言州取州田必死必生以豐氏故主韓氏故

也豐氏至晉伯石之獲州也伯石之得韓宣子為

之請之韓宣子實為伯石請為其復為伯石後當取

之之故後若還晉因自欲取之五月叔弓如滕叔

為七年豐氏歸州張本○五月叔弓如滕叔



數層曲折欺人不  
知不知人已見其  
肺肝矣  
魏世倣起賢者如  
此晉安得不卑乎  
則武尤賢矣

孫鑛懿伯之忌或  
即是忌日  
補注劉炫曰叔弓  
以四月發魯勝以  
五月葬君叔弓書  
始行之月勝書實  
羣之月故書經異  
文也傳述遇讐之  
事并就墓月言耳  
鍾伯敬晉平公雖  
寵少姜陳無字且  
以非卿見執矣

也誠慕其寵能不  
畏晉之強耶而輒  
以己女易公女即  
使齊之君大夫其  
心焉韓起承君命  
而來母寧受其欺  
而不知詰撥之情  
理詎當爾乎恐失  
之誣  
附見齊子尾以己  
女易公女而嫁之  
晉公子即公女也  
更嫁之他人  
經世鈔在楚何害  
答得妙實是至理  
小人女子爭寵忘  
親總不明此卒為  
淵驅魚耳凡作大  
事人收拾豪傑但

即敬  
葬滕成公見經子服椒為介介副及郊及滕之

遇懿伯之忌忌怨也懿伯椒之叔敬子不入敬子即

公家無私忌無顧私椒請先入椒惠伯名乃先受館

惠伯乃先受館於滕叔弓從惠伯受館敬子從之傳言叔弓之有禮

如齊逆女為晉平公孫薑為少姜之有寵也公孫薑

晉平公為少並去聲以其子更公女子尾自以其

而嫁公子更嫁人謂宣子或人告子尾欺晉子尾即

晉胡受之而受之宣子曰韓宣我欲得齊我欲得齊

而遠其寵寵謂子尾有寵於齊而寵將來乎子尾其

附錄秋七月鄭罕虎如晉即子皮賀夫人賀晉

且告曰且告于楚人曰徵敝邑徵召于鄭以

不朝立王之故以楚靈王新敝邑之往鄭國若則畏

執事則畏懼晉國其謂寡君必加責於而固有外心

謂我鄭國固有心於外其不往鄭國若不則宋之盟云云晉楚

相進退罪也往朝則恐得罪於晉寡君使虎布之虎

皮各言使我布陳之宣子使叔向對韓宣子使叔曰君若辱有

寡君言鄭君若有在楚何害雖在楚國修宋盟也修

盟交相見之約也君苟思盟鄭君苟思寡君乃知免於戾矣

晉君乃知得免於罪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鄭君若無心雖朝夕辱



要識得此意亦是  
器量亦是機權  
孫鑛句二緊切無  
一間字純是骨清  
朕類公穀而不以  
拗調見奇此真是  
百煉之金文須入  
此境乃神  
金聖嘆只以有不  
有意難弄而詞旨  
轉折極有變幻

陳傅良吉庶幾焉  
傳備載諸國甲賀  
事以見晉失諸侯  
之故

於敝邑雖朝夕之間寡君猜焉猜疑也○君實有心

鄭君實有於事晉何辱命焉若往朝楚君其往也鄭君其往朝楚苟

謂大叔謂子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子謂子大叔小人

糞除先人之敝廬小人張趯自謂糞治曰子其將來

來賀欲延待之今子皮實來今大叔不來小人失望

張趯自言大大叔曰吉賤已賤非上卿不獲來故不得

畏大國之威尊夫人也尊夫人且孟曰孟謂張趯且

而將無事言汝將吉庶幾焉庶幾如○小邾穆公來

朝來行季武子欲卑之不欲以諸穆叔曰不可叔孫

言不可言此四曹滕二邾國者實不忘我好實不忘我先

去聲下同敬以逆之恭敬以猶懼其貳猶恐其又卑一睦

焉一睦謂小邾逆群好也是不順和好其如舊

而加敬焉其如舊禮待之志曰古書能敬無災能盡

無有災禍又曰古書敬逆來者恭敬以迎諸天所福也此

天之所福祚也季孫從之言武子從穆叔之○八月大雩禱

祭之旱也言旱非錄齊侯田於菑齊景公田獵盧蒲

葵見葵慶封之黨襄二十八年放之於竟泣見公

且請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種種短也自言衰老

上聲余奚能為不能復公曰諾景公諾吾告二子我為

按一說逆羣好之  
逆亦迎也言卑一  
睦而逆之猶如卑  
羣好而逆之亦通

鍾伯敬髮短句有  
就事點綴之妙此  
此文中之滑稽軟  
按詩世本古義云  
黍稷重稌重本作  
種先種而後熟也



左傳如此種三猶言此晚采之短也

彭士望告二子猶哀公之告三子

同上此輩果寬二步不得元祐初君

子每主調停而其後小人之禍益烈

傳說彙纂燕大夫相與比而殺其君

之外夢威脅其君而出之厥罪大矣

左氏乃以經書出奔為罪胡傳及諸儒皆主其說是

何刻以繩君而後於誅逆乎

補注罪之傳見殺大夫有各有不名

既以稱名為有罪王為設國君出奔有各有

不名亦以稱名為罪之也然衛侯鄭

叛中國從夷狄其罪大矣而出奔不

名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不出且

見弒乃於其出奔而罪之失其類矣

按襄十四年經四月己未衛侯出奔

齊昭二十一年經冬蔡侯朱出奔楚

王季重江南之夢具相如所為子虛

賦中

滙參按競爽猶諺云賭賽好也對弱

左傳詩林卷四十七

左傳詩林卷四十七

左傳詩林卷四十七

左傳詩林卷四十七

左傳詩林卷四十七

於子雅子歸而告之景公歸告二子子尾欲復之子尾欲復之盧蒲癸歸

子雅不可子雅持不肯復盧蒲癸曰彼其髮短彼謂盧蒲癸其髮雖短

而心甚長而心之所圖甚長其或寢處我矣襄二十八年盧蒲癸謂子雅子

尾譬如禽獸吾寢處之矣故子雅畏其不可測以此為對九月子雅放盧蒲癸子

北燕北燕盧蒲癸復作○燕簡公多嬖寵北燕簡公多嬖寵之小人

欲去諸大夫簡公欲去北燕之諸大夫○去上聲而立其寵人而立其

北燕北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相親比以殺簡公

之嬖寵在外者公懼北燕簡公恐懼奔齊乃出奔齊書曰北燕伯

款出奔齊見經罪之也款罪輕於衛衛重於蔡朱故舉中以例○附十

月鄭伯如楚鄭簡公朝于楚子產相子產相禮楚子享之楚

既以稱名為有罪王為設國君出奔有各有不名亦以稱名為罪之也然衛侯鄭

叛中國從夷狄其罪大矣而出奔不名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不出且見弒乃於其出奔

而罪之失其類矣按襄十四年經四月己未衛侯出奔齊昭二十一年經冬蔡侯朱出奔楚

王季重江南之夢具相如所為子虛賦中滙參按競爽猶諺云賭賽好也對弱

左傳詩林卷四十七

左傳詩林卷四十七

左傳詩林卷四十七

左傳詩林卷四十七

左傳詩林卷四十七

左傳詩林卷四十七

左傳詩林卷四十七

左傳詩林卷四十七

左傳詩林卷四十七

左傳詩林卷四十七

左傳詩林卷四十七

左傳詩林卷四十七

左傳詩林卷四十七

左傳詩林卷四十七



一個似不當以強明平說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四十七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

志季父輯著

昭經四年

高閏自去年冬至

今年春正月連大

雨晝故前以時紀

此以月紀夫天道

如此人事可知

同上春秋以來蔡

常在陳衛莊十

六年後以服屬於

楚未嘗先陳衛今

楚大合諸侯故復

居陳上

劉敞稱人以執之

者非伯討也楚人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四十八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昭公四

經四年癸亥春王正月大雨雹

當雪而雹故以爲災而書之

夏

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

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申楚縣○楚專合諸侯始此以楚莊之賢

辰陵之盟從之者陳鄭焉耳申之會合十有二國楚之得志於中國未有盛於此時也

○楚人

執徐子

書執徐子危會申之諸侯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

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因申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滕小邾宋不

在故也執齊慶封殺之

楚子欲行霸爲齊討慶封故稱齊

遂滅賴○九



離異徐子吳也  
以為貳焉而執之  
非道也

陸淳趙氏云弒君  
之臣天下共弄殺  
之是也故繫之齊  
焉此言慶封時已  
非齊臣夫子以其  
與弒君之賊所當  
討故繫之於齊明  
示其當死之義也  
家傲翁遂滅賴著  
楚之暴也

月取鄆鄆音邑傳例曰克  
邑不用師徒曰取○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

豹卒

傳四年○錄附春王正月許男如楚許悼公  
朝于楚楚子止之

楚靈王止許男許男與於田遂止鄭伯遂止鄭  
簡公復田江南前年楚子  
已與鄭伯

田江南故言復許男與焉許男與於田  
獵○與音預使椒舉如晉

求諸侯楚靈王欲專會諸侯  
使椒舉往晉求之二君待之鄭許二君  
留楚待之椒

舉致命椒舉致命楚靈  
之命於晉曰寡君使舉曰言楚君使  
舉請曰日君

有惠日者晉  
君有惠賜盟于宋宋盟在襄  
二十七年曰晉楚之從晉從

諸侯交相見也交通往  
來相見以歲之不易以歲時之艱  
難○易去聲寡

人願結驩於二三君欲得與諸侯相  
會謀事補闕使舉請間使舉  
請其

閑暇閑音  
閑又如字君若苟無四方之虞晉君若無四  
方虞度之事則願

假寵以請於諸侯願假借晉君之  
威寵以致諸侯晉侯欲勿許晉平  
公欲

勿許司馬侯曰即晉女  
叔齊不可言不可不  
許楚請楚王方侈楚靈  
王方

天或者天意  
或者欲逞其心欲逞快楚  
靈之心以厚其毒使楚  
靈毒

而後降楚而後降楚  
以未可知也天意未  
可知也其使

能終其使楚靈  
能終享之亦未可知也天意亦  
未可知晉楚唯天所相

君其許君其許  
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增脩晉德以待  
楚君之所歸

若楚靈終若楚靈終  
歸於有德吾猶將事之我猶將屈  
已從之况諸侯乎况諸侯  
而不事

乎若適活若楚靈終  
適於活楚將棄之楚國猶將棄  
之不以爲君

鍾伯敬司馬侯在  
春秋錄二未有表  
見其曰惟天所相  
不可與爭固也如  
後者左師子產並  
人傑也而薦聞薦  
守俛首聽順之不  
追與司馬侯無異  
何哉蓋一時氣運  
之厄非羣賢所能  
回歟



魏世傲晉之諸臣

其實力不足也豈

此時之臣遂能尚

德賢於當伯時臣

乎然可謂能自安

者孟明王官之役

晉知其致死遂不

出亦此類

按而虞鄰國之難

林注諸本脫此六

字校諸家本皆有

無則不通因加之

補注中嶽嵩高即

大室是也下列言

之故此言四嶽或

曰三塗伊闕大谷

輟輟三道也傳曰

晉將伐陸渾而先

有事於洛與三塗

又誰與爭又誰與我爭諸侯乎曰晉有三不殆殆危也言晉國有三

其何敵之有其誰能敵於我國險表裏山河是國險也而多馬冀北

是多齊楚多難齊楚多難其禍是多有是二者此

馬也齊楚多難其禍是多何鄉而不濟無所往而不濟對曰女齊恃險與

馬而虞鄰國之難言為國者不恃有德是三殆也危非

三不東嶽岱山在兗州西嶽華山在雍州四嶽南嶽衡山在荊州北嶽恒山在冀州三塗山

危也南嶽衡山在荊州北嶽恒山在冀州大行輟輟峭阻也陽城在陽城縣東北大室即中嶽嵩高山也

在河南陸渾縣南在河南陸渾縣南荆山在新城沔鄉縣南中南在始平武功縣南九州之險也此天

至險至險是不一姓無德則滅冷冀之北土燕代馬之所生

其地其地無興國焉未聞其地有恃險與馬恃國險不可以

為固也皆不可以為從古以然從古是以先王務脩

德音是以古先明王務脩以享神人於神明則德通

不聞其務險與馬也已上見險馬鄰國之難凡鄰

有患難有患難不可虞也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

或國家多難或國家多難生其生其啓其疆土開啓其封或無難以喪

其國或國家無難生其驕慢生其驕慢使失其守宇失墜其官

以四陸以四陸若何虞難若何可以虞齊有仲孫之難仲孫

知事在知事在而獲桓公而桓公小白至今賴之齊國以興

其九年其九年而獲桓公而桓公小白而獲文公而文公重耳

是以為盟主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衛懿公與邢侯

侯盟主侯盟主衛邢無難衛懿公與邢侯

是以為盟主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衛懿公與邢侯

是以為盟主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衛懿公與邢侯

是以為盟主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衛懿公與邢侯



故語楚皮曰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斯論焉得其情矣

敵亦喪之閔二年秋滅衛禧故人之難故他人不可不可度也特此三者持此險馬而不脩政德而不可而不不暇滅亡之禍又何能濟又何能成君濟功業君文王惠和其許之勸晉侯從紂作滔虐昔商紂作滔文王惠和周文王脩惠殷是以隕殷以不德周是以興周以有夫豈爭諸侯與亡惟在於德乃許楚使楚使乃許使叔向對使叔向曰寡君有社稷之事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言不得春秋自後諸侯君實有蓋謙辭○見音現諸侯君實有之言諸侯皆何辱命焉何辱命椒舉遂請昏蓋楚子孫鑣引古收尾若孫鑣引古收尾若冷語然却有餘味冷語然却有餘味

補注何原命傳見晉人中實畏難而文以不爭故以諸侯授楚

問曰晉其許我諸侯乎言我求諸侯于晉對曰晉許君言晉必許必許晉君少安晉君安於小不在諸侯志不在侯其大夫多求其大夫多求其請臣又莫匡其君莫能匡在宋之盟襄二十七年又曰如一晉楚若不許君若不許以將焉用之安用宋盟王曰靈王諸侯其來乎諸侯會楚對曰子產必來諸侯從宋之盟從宋盟交承君之歡承楚君歡不畏大國不畏何故不來何故不不來承楚君歡者若有不其魯衛曹邾乎其魯衛曹曹畏宋曹通於邾畏魯邾通於魯魯衛偏於齊而親於晉魯衛畏唯是不來唯是四其餘其餘君之所及也君



諸侯不從則楚亦不能逞其志而晉能及也  
左溺於嬖寵任其專盟而不顧且曰諸侯君自有之是亦諸侯以與楚也  
諸侯不從楚而誰賴哉雖然諸侯有托故不會者矣有既會而先歸者矣其所會非小國則與國也以是知荆楚必不能主中國也  
滙參徑從聖人在上說起  
魏禮古人一事必兼數利取冰但以爲供喪祭耳豈知

力之所誰敢不至誰敢聞命王曰然則吾所求者  
然則凡我之所欲求望者無不可乎無不可以對曰求逞於人快  
也求人不可人必違之與人同欲以欲從人盡濟盡可濟事○大雨  
以快意見經不亦違之與入同欲從人盡濟盡可濟事○大雨  
可禦申豐對曰聖明之君在上無害天不雨雖有雖有  
止乎亦不爲對曰聖明之君在上無害天不雨雖有雖有  
不爲災亦不爲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  
日在虛危冰西陸朝覲而出之謂奎婁昂畢乃西方之星春分之中奎星  
朝見東方夏三月周五月日在昴畢蠶蟲出而用水○朝如字其藏冰也當日在北  
深山窮谷深山窮谷冰之所積固陰沍寒沍閉也固陰沍寒陽  
於是乎取之必取積陰之冰所以其出之也及奎星  
道達其氣使不爲災朝覲之

以節陰陽故  
孫鑣典故可存文  
則排而容易  
滙參互與互通周  
禮鼈人掌互物鄭  
注龜鼈有甲蒲胡  
是互爲閉也

時朝之祿位朝廷之臣食賓食喪祭賓客享食於是  
乎用之公私皆得用冰其藏之也當藏冰黑牡黑牲  
拒黍黑黍也○以享司寒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  
之司寒其出之也及出冰桃弧以除其以除其  
災棘禳除其凶邪其出入也時其出冰人冰食肉  
之祿謂在朝廷治其冰皆與焉皆與享冰之大夫命  
婦凡大夫之喪浴用水浴皆得用冰祭寒而藏之  
與命婦與命婦

穆文臨藏水啟水  
調燮陰陽之氣使  
自命  
至于老疾至于羸老無不受冰無不受賜山

自命  
至于老疾至于羸老無不受冰無不受賜山  
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東方謂三自命夫命婦夫  
而藏冰謂二月春分獻公始用之公先  
獻羔而啓之羔祭非開冰室公始用之公先  
獻羔而啓之羔祭非開冰室公始用之公先



不失中故雷震不  
作意義玄遠董子

雨雹對本此  
沈雲將七月之卒

章雖得藏冰之道  
然其時有聖君燮

理其上自無霜雹  
之蓄申豐以是望

之季氏謬矣  
彭家屏董子曰陰

氣豫陽氣陰氣暴  
上雨則凝結成雹

焉太易以五為君  
位陽也四為臣位

既也魯私家且逼  
公室且卑七胡氏

所謂陰脅陽臣侵  
君之象乎

雁參風不以理舒  
發舒而震

散而暴疾殺物雷擊  
以害物

人取之也山人虞官縣人傳之也縣人遂屬輿人納之也輿人遂屬

賤官也也隸人藏之隸人亦賤夫冰夫冰之以風壯因

風而而以風出順春風其藏之也周其藏冰也其用地必周密

之也徧其用冰也則冬無愆陽陽不過則夏無伏陰冬小温

陰不伏則春無淒風淒寒也春無寒秋無苦雨滂雨秋無

雷出不震雷發聲不無蓄霜雹無飛霜雨癘疾雷

不降癘惡氣為病也民不夭札短折為札今藏川大死為札

池之冰今既不取深山窮谷乘而不用火出不畢

風不越而殺越散也陰陽失序風不雷不發而震雷

電之為蓄積陰為誰能禦之誰能禦止七

不徐緩動發而震  
擊為害

月之卒章幽風七月詩卒章曰之曰擊冰冲冲謂

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非謂二月春分蚤開冰室以薦宗廟藏冰之道也藏冰

備於此詩○夏諸侯如楚楚求諸侯故諸魯衛曹邾不會

果知子產言曹邾以國有難公辭以時

四國不至祭魯以時衛侯辭以疾衛侯以疾為辭鄭伯先待于申鄭伯

祭為辭祭為辭鄭伯先待于申鄭伯

先至會地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見經會椒舉言於

楚子椒舉進言曰臣聞以臣諸侯無歸諸侯無歸禮以

為歸惟依禮者今君始得諸侯今靈王始其慎禮矣

所當謹慎惟在行禮霸之濟否霸業之成在此會也決在今

啓有鈞臺之享啓禹子也鈞臺在河南陽商湯有景

啓有鈞臺之享啓禹子也鈞臺在河南陽商湯有景

三傳平林

卷之五



而言者欤

穆文臨子囂之法  
所少者正禮耳椒  
舉匡之左師公孫  
獻之而子囂卒於  
不悟以修大取敗  
則用禮固自有入  
而惡人之性終不  
移與

史殷紀注景毫湯  
所盤地因景山為  
名

經世鈔楚虔弑君  
猶夏無所不至而  
大合諸侯不欲用  
六王之禮而用齊  
桓可見此時禮法  
猶在可以自彊  
汪道昆叙事議論

亳之命

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言亳即偃師蓋湯命諸侯於此

周武有孟津之

誓

武王誓諸侯於孟津將伐紂也

成有岐陽之蒐

岐陽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周成王歸

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

康有鄂宮之朝

鄂在始平縣之東有靈臺康王於此朝諸侯

齊桓有召陵之

穆有塗山之會

塗山在壽春東北周穆王會諸侯於此

齊桓有召陵之

師

在傳四年

晉文有踐土之盟

在傳十八年

君其何用

君謂靈

六王公之

宋向戌鄭公孫僑在

諸侯之良也

言二子皆諸侯之所賢也

君其選焉

君謂楚靈其選

王曰

楚靈

用齊桓

用會召陵之禮

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

左師即宋向戌子產

左師曰小國習之

言我小國講習此禮

大國用之

楚大

用此

敢不薦聞

敢不薦獻其所聞言

獻公合諸侯

禮六

其禮六儀也宋公爵

子產曰小國共職

言鄭小國當共

其所職業

敢不薦守

敢不薦獻其所

獻伯子男會公

之禮六

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

君子謂合左師

善守先代

合左師即向戌獻公合諸侯之禮故謂善守先代

子產善相小國

子產即公孫僑

獻伯子男會公

王使椒舉侍於後以

規過

椒舉侍於王後以規正

卒事不規

問其故

楚王問椒舉

禮

者有六焉

左師子產所獻六禮皆楚所未嘗行

又何以規

大子佐後至

宋大子佐後至於會

王田於武城

楚靈王田獵於武城之地

而弗見

久不見

椒舉請辭焉

請王辭

王使往

王從其言使舉

李九我聞者謙示  
所未行也合謂我  
為主而合之也六  
謂自始將幣至終

能歸小國習之以  
下妙品章法

李于鱗子產生平  
能馳辭當晉楚矣  
而至是聽命於楚  
度豈非畏其強不  
敢爭歟為子產計  
其如四國之辭而  
不會可也

陸彛規正會禮之  
失  
滙參人而不仁如  
禮何以非椒舉自  
嘲寡學當是借諷  
楚子無攻入惡之  
意耳



禮賓凡六節也會  
謂人為主我往會  
謝之也

汪道昆有一椒舉  
而不能用欲不以  
得乎

穆文熙敵國後法  
乃吾國之福彼此  
之勢可以互見子  
產之論令人傲省

湯睡菴史記札使  
北過徐還而掛劍  
徐公之墓可是吳  
通上國道必由徐

今執徐子為其不  
能閉吳通上國之  
道為貳也

孫鑛六王二公之  
事前已舉故於此  
補三汰法自宜然

此亦只是具骨之  
支

經世鈔子產見左  
師曰凡人越二自  
恃越二被識者窺  
破

孫鑛只十年却作  
兩種意斷自是文  
字波瀾

陳傅良鄭大夫從  
傳言從見華費遂  
宋大司馬所以不  
書

後雅隆按楚所以  
不敢窺中國者恐

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屬適也言適田獵以供宗廟之事○屬音燭

寡君將墮幣焉恨其後至故言將因諸侯會輸幣乃相見○墮音墮敢謝後見楚靈以徐為有貳心於吳

故執諸申言楚子以疑罪執諸侯楚子示諸侯侈自奢椒舉曰

夫六王一公之事六王啓湯武成康穆也二公齊桓晉文也皆所以示諸

侯禮也皆以禮示諸侯諸侯所由用命也此諸侯所由順從其命令夏桀

為仍之會仍國各夏桀會諸侯于仍有緡叛之緡國各有緡見其無禮而叛之商

紂為黎之蒐黎東夷國各商紂蒐兵於黎東夷叛之東夷見其無禮而叛之

周幽為大室之盟大室中岳也周幽王盟諸侯于中嶽戎狄叛之戎狄皆以汰侈示諸侯○汰音泰諸侯所

由棄命也諸侯所由棄絕其命令今君以汰今楚王以汰後示諸侯無乃

不濟乎無乃不能成霸業乎王不聽楚王不從子產見左師鄭公孫

向曰子產吾不患楚矣言我今不以楚為患矣汰而懷諫懷狼

後而懷狼以拒諫諫○懷平入聲不過十年十數之小成也故左師

曰向然是其言不十年侈知其不能過十年其惡不遠其惡不遠能及遠

惡而後棄惡及遠方則人棄之善亦如之善不積不足以成各故亦如惡久而後遠

德遠而後興德及遠方則人歸之○秋七月楚子

以諸侯伐吳見經宋太子鄭伯先歸經所以更叙諸侯也時晉之屬

國皆歸獨言宋鄭者鄭伯久於楚宋太子不得時見故慰遣之

宋華費遂鄭大夫從朱友吳邑齊慶封

使屈申圍朱方朱方吳邑齊慶封所封也屈申屈蕩

從楚伐吳以答見慰○華音化從去

三傳評林卷四十八

二十八







且坐視而不救天  
下何賴彼蓋以晉  
楚交好為利吾竊  
以為害矣

闕章龜子文之玄孫為  
許築城於賴之地而歸  
言楚國將在此矣

申無字曰申無字  
楚大夫楚禍之首  
召諸侯而來而諸侯皆來

按史記秦孺子嬰  
面縛逾壁降注面  
縛猶陳平傳及接  
也面背也與個通  
見字貫

伐國而克

而克其邑城竟莫校

莫與爭

莫與爭○竟音境王  
言將有事不使  
民得安居也

美寶賴本近楚之  
國必依違吳楚之  
間而不能自立者  
也故楚乘伐吳而  
滅之

心不違

王之欲心

民其居乎

言將有事不使  
民得安居也

補注王從之不言  
以難說見襄十年  
魏禧凡事最忌十  
分稱心予嘗謂子  
弟曰人作事事二  
無碍便須愁著禍

亂也

○九月取郟

言易也

言易也  
莒亂

有著丘公立

而不撫郟

郟叛而來

不用師徒曰取

鄭國之人曰其父死

於路

已為蠆尾

以令於

國將若之何

子寬以告

夫以告

子產曰何害

苟利社稷

苟利社稷

苟利社稷

生以之

且吾聞

為善者不改其度

為善者不改其度

為善者不改其度

欲為善者不改

故能有濟也

詩曰

禮義不愆

禮義不愆

無所

何恤於人言

吾不遷矣

吾不遷矣

吾不遷矣

禮義無失故不

渾罕曰

國氏其先也乎

國氏其先也乎

國氏其先也乎

字為氏也言其

君子作法於涼

涼薄也言君子作法

於涼

於涼



及諸葛處國人二  
字便是公論不比  
與誦

經世鈔作邱賦自  
是過舉想勢必不  
得已而行之耳民  
不可逞度不可改  
而焚書倉門之外  
者公私順逆異也  
故不恤人言必於  
禮義無愆而後可  
彭士望數語誤殺  
王介甫

陳明卿子產當鄭  
國之政真所稱蕭  
韋衝流百折不改  
者哉有孰殺之謠  
而不懼鄉校之譏  
而不毀蠶尾之謗  
而不遷固宜其裕

國利民雖積衰之  
鄭數世賴之也  
穆文惠鄭國微弱  
非立賦不足以強  
之群言淆亂又不  
可因諉而遽止子  
產之見可謂卓然  
若渾罕之論則經  
常可久之道矣  
孫鑣君子四語是  
千載口實然於今  
則已陳

經世鈔微將如之  
何不可無此正論  
即勢不得已子產  
亦應為法受過若  
事關春秋孔子必  
與之矣  
同上何上之有若  
守法則上下一心

之何其流敝也又將如姬在列者諸姬之在蔡及曹

滕蔡及曹其先亾乎其國先諸偪而無禮蔡偪楚曹

無禮以鄭先衛亾偪而無法鄭偪於晉楚而

政不率法循於古法而制於心創制私心民各有心

民心不同何上之有時救急渾罕譏之正道

冬吳伐楚吳夷昧入棘櫟麻棘櫟麻皆楚東鄙以報

朱方之役朱方役在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夏汭漢

奔楚然丹鄭穆公孫襄九年東國水東國即賴之故

州來然丹鄭穆公孫襄九年東國水東國即賴之故

不可以城不可與城彭生罷賴之師彭生楚大夫罷

初穆子去叔孫氏先在成十六年穆子及庚

宗及魯庚遇婦人道遇使穆為食穆子使婦人而宿焉

送之婦人聞而哭適齊穆子既娶於國民國民齊正

弗勝力不能勝顧而見人穆子顧見黑而上僂色

而肩上僂僂深目而猥喙目深而口象號之曰牛夢

助余使牛乃勝之乃能且而皆召其

徒穆子夜夢既且皆無之無人相貌名牛且曰志之

與所夢相似

三傳平水卷四十一

二十一



若以心為制則民亦各有心豈能獨聽上哉

且識其事及宜伯奔齊宜伯即僑如穆子之饋之穆子

王元美穆子無故而有人之遇婦人暫幸而有送行之哭此天之欲降福於穆子故使之有非望之人而他日亦有非望之災也

宗將存叔孫必召女必召穆子使歸魯召女何如若

人召之魯人果不告而歸不告僑既立穆子在齊生

對曰穆子願之久矣言兄始為亂已則有魯

孫鑣敘事入細摸寫意狀絕妙

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往年庚宗

彭士望鬼神福善淫人降之妹夢以重其罰畫出惡人形狀

問其姓女生曰姓謂子也對曰婦人余子

長矣言我子已年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襄二年豎

召而見之乃召其子則所夢也則

從我奉音捧未問其名未問其號之曰牛

使視之使視其相貌

遂使為豎豎小臣也使豎牛為小

有寵穆子以牛應

長及牛使為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公孫明知

子明子明與叔孫歸叔孫未逆國姜之母國姜以歸

取之子明即公孫明娶故怒故穆子其子長國姜所

而後使逆之而後使人逆田於丘猶穆子田

孟丙仲而後使逆遂遇疾焉穆子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豎

豎牛強與孟盟豎牛強與叔孫長子孟丙

孟丙叔孫為孟鐘鑄鐘為去聲曰爾未

際叔孫言孟丙汝未與諸大夫相接見以豎牛血爨鐘

可孟丙叔孫為孟鐘叔孫為其子孟丙曰爾未

際叔孫言孟丙汝未與諸大夫相接見以豎牛血爨鐘

死子殺其於夢天壓已呼牛乃勝者

際叔孫言孟丙汝未與諸大夫相接見以豎牛血爨鐘

此一節可見

際叔孫言孟丙汝未與諸大夫相接見以豎牛血爨鐘

婦人之事甚奇及其生子豎牛與其

際叔孫言孟丙汝未與諸大夫相接見以豎牛血爨鐘

夢相符又奇然生竟破亂叔孫其身

際叔孫言孟丙汝未與諸大夫相接見以豎牛血爨鐘

死子殺其於夢天壓已呼牛乃勝者

際叔孫言孟丙汝未與諸大夫相接見以豎牛血爨鐘

死子殺其於夢天壓已呼牛乃勝者

際叔孫言孟丙汝未與諸大夫相接見以豎牛血爨鐘



又何其大姓也諸大夫以既具孟丙既使豎牛請母孟丙使豎牛請

兆之事此可以觀諸大夫以既具孟丙既使豎牛請母孟丙使豎牛請

矣彭士望子明取之國姜亦太易嫁獨不思為一子地耶

經世鈔均是子也而必牛請牛示何世家父子禮嚴勢隔故小人得操禍

於其間帝王之家抑又甚矣穆文熙豎牛之讒在春秋中惟費無

極殺卻死之事可以似之餘皆莫如也異哉毛晉畫出千古險

人妙在語冷態亦冷欲哭欲笑

盛訥此節言牛以至如何○見音現下同叔孫曰何為怪牛言曰豎牛不見孫不

計殺其長子經世鈔不可仲亦知孟之事矣強盟不可所謂不知權者欲以除牛正在此中討消息

彭士望殺無辜之兄不能明告君父且私遊觀使牛入示庸景已甚真勝天也經世鈔只兩出字

兩入字輕二殺逐二兄可見主內外者最要得人舜重納言等於兵刑禮樂蓋謂此也彭士望遂逐之不

問其故不誨其罪而命徹去之

孟有北婦人之客北婦人謂國姜客謂公孫明蓋豎牛止之豎牛止之賓出及

怒穆子將往將自往牛止之豎牛止之賓出及

使拘而殺諸外穆子以孟丙實享公孫明拘殺孟丙于外牛又強與

仲盟豎牛又強與仲不可仲壬仲與公御萊書觀於萊書公御士各仲壬與

公與之環公賜仲壬使牛萊書私遊觀於公宮

入示之仲壬使豎牛以入不示豎牛既入出命佩之豎牛既出則詐稱

叔孫命仲壬佩環叔孫命仲壬佩環牛謂叔孫豎牛詐謂見仲而何叔孫穆子見仲而何

既自見矣仲壬已自公與之環見上而佩之往見公矣

矣而仲壬佩遂逐之叔孫怒遂奔齊仲壬疾急孫病

命召仲命召仲牛許而不召豎牛既許叔杜洩見孫而不召仲

告之飢渴牛不食叔孫故授之戈叔孫

對曰杜洩求之而至言飲食可又何去焉求而至

豎牛曰夫子疾病夫六

不欲見人外人使實饋于个而退个東西廂

牛弗進豎牛不進則置虛命徹馮器

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叔孫穆子而命徹去之癸丑不得食



而遽逐之父子之

恩薄矣人死必反

其常穆子正是反

帶矣然既逐之矣

疾急而召昏亂哉

魏禮又何去焉此

語是忿叔孫不當

以牛歸而寵之如

慶鄭君實深之可

若何意同

乙卯卒凡三日絕

而相之相去聲

公使杜洩葬叔孫

叔仲昭子與南遺

杜洩於季孫

杜洩將以路葬

南遺謂季孫

葬焉用之

介卿以葬

季孫曰然

牛立昭子而相之

昭子豹之廢子

叔孫婁也牛立

公使杜洩葬叔孫

叔仲昭子即叔仲帶與南遺

皆季氏家臣豎牛賂此二人使惡

杜洩於季孫憎洩不與已同志故使洩於季孫

杜洩將以路葬路周王所賜叔孫車

南遺謂季孫洩乃告叔孫

葬焉用之死又安用以葬

介卿以葬介次也次卿謂叔孫乃以路葬

季孫曰然是南遺之言

使杜洩舍路使杜洩置路不以葬

夫子受命於朝夫子謂穆子受命於魯朝

昭子豹之廢子

叔孫婁也牛立

公使杜洩葬叔孫

叔仲昭子即叔仲帶與南遺

皆季氏家臣豎牛賂此二人使惡

杜洩於季孫憎洩不與已同志故使洩於季孫

杜洩將以路葬路周王所賜叔孫車

南遺謂季孫洩乃告叔孫

葬焉用之死又安用以葬

介卿以葬介次也次卿謂叔孫乃以路葬

季孫曰然是南遺之言

使杜洩舍路使杜洩置路不以葬

夫子受命於朝夫子謂穆子受命於魯朝

昭子豹之廢子

叔孫婁也牛立

公使杜洩葬叔孫

叔仲昭子即叔仲帶與南遺

皆季氏家臣豎牛賂此二人使惡

杜洩於季孫憎洩不與已同志故使洩於季孫

杜洩將以路葬路周王所賜叔孫車

南遺謂季孫洩乃告叔孫

葬焉用之死又安用以葬

介卿以葬介次也次卿謂叔孫乃以路葬

季孫曰然是南遺之言

使杜洩舍路使杜洩置路不以葬

夫子受命於朝夫子謂穆子受命於魯朝

昭子豹之廢子

叔孫婁也牛立

公使杜洩葬叔孫

叔仲昭子即叔仲帶與南遺

皆季氏家臣豎牛賂此二人使惡

杜洩於季孫憎洩不與已同志故使洩於季孫

杜洩將以路葬路周王所賜叔孫車

南遺謂季孫洩乃告叔孫

葬焉用之死又安用以葬

介卿以葬介次也次卿謂叔孫乃以路葬

季孫曰然是南遺之言

使杜洩舍路使杜洩置路不以葬

夫子受命於朝夫子謂穆子受命於魯朝

昭子豹之廢子

叔孫婁也牛立

公使杜洩葬叔孫

叔仲昭子即叔仲帶與南遺

皆季氏家臣豎牛賂此二人使惡

杜洩於季孫憎洩不與已同志故使洩於季孫

杜洩將以路葬路周王所賜叔孫車

南遺謂季孫洩乃告叔孫

葬焉用之死又安用以葬

介卿以葬介次也次卿謂叔孫乃以路葬

季孫曰然是南遺之言

使杜洩舍路使杜洩置路不以葬

夫子受命於朝夫子謂穆子受命於魯朝

昭子豹之廢子

叔孫婁也牛立

公使杜洩葬叔孫

叔仲昭子即叔仲帶與南遺

皆季氏家臣豎牛賂此二人使惡

杜洩於季孫憎洩不與已同志故使洩於季孫

杜洩將以路葬路周王所賜叔孫車

南遺謂季孫洩乃告叔孫

葬焉用之死又安用以葬

介卿以葬介次也次卿謂叔孫乃以路葬

季孫曰然是南遺之言

使杜洩舍路使杜洩置路不以葬

夫子受命於朝夫子謂穆子受命於魯朝

哭之何益哉蓋洩也忠不足以存君而義不足以救亂特小道耳孫鑣求之而至正指牛書隱叢說廂房橫列于前自正室視之如小字之形故曰介也穆文熙堅牢之好蓋天生之以禍叔孫氏非人力也彭士望從來近密行弒只不欲見入四字所以大子在襄大臣直宿乃萬世之法同上洩不去牛牛乘自去洩

而聘于玉在襄十四年王思舊勳王因其有禮而念其先人之舊勳而賜之路而賜之命車之服復命穆子既復使命而致之君致之魯君若不敢逆王命君謂襄公不敢逆王室之命而復賜之復以路車賜之使二官書之使魯之二官共書其事吾子為司徒吾子謂季孫時為司徒實書名實書名以定其位號夫子為司馬與工正夫孫時為司馬孫時為司工以書勳孟孫時為司空以書勳孟孫時為司空今死而弗以今叔孫死而不用路以葬是棄君命也是棄君命也官也是廢二官之所書也若命服若命車之服生弗敢服穆子之生既不敢服死又不以穆子既死又不使以葬將焉用之如此將安所乃



穆文臨杜洩能說  
季孫竟以路墓叔  
孫而何以不能去  
豎牛此其不可知  
者

使以葬季孫不能奪乃使  
杜洩以路葬穆子

李孫謀去中軍季武子以

中軍季武子以  
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夫子謂叔孫固欲去  
中軍叔孫固欲去  
叔孫以媚李

王元美叔孫之死  
猶幸有杜洩之盡  
以墓蓋其生本  
忠義神固匪祐之  
也坎

雁參正駁焉用語  
葬事尚有一半在  
後此只虛歇另補  
一不了語作結又  
一佳法

明吳興凌稚隆  
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  
志季父輯著

左傳評林

昭經五年

杜謬魯之軍法或  
作或舍皆出於季  
氏而游亂舊制安  
可謂復古復正乎  
作與舍其實皆譏  
許翰卿會說左盟  
而伐莒取郟公如  
晉未返而受莒車  
婁及防茲惡季氏  
之專也  
鄭玉晉人左以納  
車夷之故欲止公  
而叔弓又敗莒師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四十八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四十九

魯昭公五

梅谿 林堯叟唐翁

經五年甲子春王正月舍中軍

襄十一年始立中軍

殺其大夫屈申

書名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

及防茲來奔

牟婁防茲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

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泉魯地

秦伯卒

景公

哀公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

伐吳

越始見經而常壽過得稱人越驥強也通吳以

左傳評林卷四十九

良日已盡句賣



不顧伯討以成君也

禍比事而觀罪可知矣

傳說彙纂伐吳之

役胡傳以為善楚

而進越不知越從

楚以伐吳是甘為

篡賊役也聖人亦

何為而進之乎此

說之不可通者也

傳五年

滙參按此則季氏

更優于叔孫矣愚

意當是不分父口

子弟直各取其半

左見叔孫但臣子

弟之賢矣

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

孫為軍各

卑公室也

公室愈卑

毀中軍于施氏

李氏不欲親其議

初作中軍

成諸臧氏

始於施氏

大夫發毀置之計

又取其令各

三分公室

魯之

而各有其一

季氏盡征之

叔孫

及其

舍之也

孟氏取其半焉

李氏擇

而貢

子公

以書使杜洩告於殯

子之柩

曰

子固欲毀中軍

既毀之矣

今既毀

中軍矣

敢告

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

其不欲毀中軍

也

故盟諸僖闕

詛諸五父之衢

盟詛皆在

襄十一年

受其書而投之

帥士而哭之

痛叔孫

之見誣

叔仲子謂季孫

帶叔仲子各言我

曰

帶

受命於子叔孫

昔受命於叔孫穆子

曰

此曰字誣稱

葬鮮者自西門

正門也

鮮音仙

又如字

杜洩

命杜洩葬叔

孫

孫命

魯禮也

吾子為國政

未改禮

未

而又遷之

群臣懼死

不敢自也

也

禮

而又遷之

易其法

群臣懼得

而不敢自也

禮

而又遷之

易其法

禮

而又遷之

易其法

群臣懼得

而不敢自也

禮

而又遷之

易其法

禮

而又遷之

易其法

群臣懼得

而不敢自也

禮

而又遷之

易其法

而不敢自也

禮

而又遷之

易其法

附見不敢自猶言

出南門

葬故欲從正路而

見機明決者

氏之怒而禍將及

西門之墓必取二

之帥士而哭不從

鍾伯敬杜洩知已

滙參蓋以西門幽

附見不敢自猶言



不敢自朝也即上文卿喪自朝是

自從既葬而行既葬叔孫而杜洩去適仲至自齊仲

聞父喪季孫欲立之欲立仲壬為南遺曰叔孫氏厚

言叔孫氏若則季氏薄則季氏削彼實家亂彼謂叔

其家子勿與知子謂季孫但勿與知不亦可乎言其

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攻仲壬也魯

氏之虛於司官射之司官射仲壬中目而死仲壬中

○中丁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豎牛取叔孫

昭子即位昭子即叔孫朝其家衆朝叔孫氏曰豎

牛禍叔孫氏言豎牛為禍使亂大從使亂大和殺適

立庶殺適謂殺孟丙仲壬適子也立又披其邑披析

以邑與南遺昭子不知豎牛將以赦罪將以求罪莫

大焉其罪莫必速殺之速殺豎牛豎牛懼豎牛聞奔齊

乃出孟仲之子孟丙仲殺諸塞關之外殺豎牛於齊

之外塞去聲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寧風齊地投豎牛之

父報仲尼曰仲尼聞叔孫昭子之不勞叔孫昭子即

功勞立已為不可能也言其不周任有言傳舉先賢周任

曰為政者言人之知不賞私勞有私勞於已不罰私

怨有私怨於已詩云又舉大有覺德行覺直也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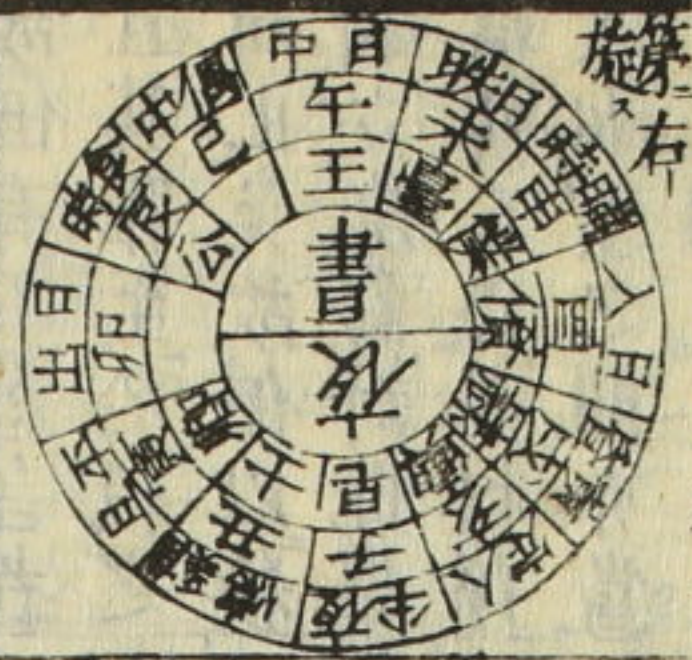
行○行四國順之則四方皆初穆子之生也先時叔

去聲莊叔以周易筮之父以周易筮其吉凶遇明夷

豎牛有不忍言者且其罪至於殺之而止矣故但以殺嫡立庶為討此舉痛快人心而叔孫在幽陰之間亦當灑然釋恨經世鈔昭子不密謀以殺牛乃朝家衆而聲言曰必速殺之蓋不知牛殺其父而先聲以逐之耳豎亦以立我為德而殺孟之罪可末減耶補注此非孔子之言也借令昭子未知豎牛餓殺其父但以殺適立庶為大罪孔子亦豈可

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以邑與南遺昭子不知豎牛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乃出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功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怨者不加之罰詩云有覺德行初穆子之生也去聲莊叔以周易筮之父以周易筮其吉凶遇明夷





但據其所言而善之傳舉細遺大又託之於聖人彭士望叔孫賢者一外淫遂殞身而二子殺逐可不戒哉  
 毛晉暨半之禍卜告之夢誘之真佛家所謂冤債孫鏞此文辭原與穆叔事符合固自非偶  
 右旋圖自辰卯於旋右

但據其所言而善之傳舉細遺大又託之於聖人彭士望叔孫賢者一外淫遂殞身而二子殺逐可不戒哉

**三三** 離下坤之謙 **三三** 艮下坤上謙明以示下楚丘大夫姓名曰象曰是將行此子主而歸奉莊叔以讒人入其歸也當與讒其名曰牛其數凡十故有十時一日之中當王食時當公平且為卿雞鳴為日出關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自王已下天子至尊故其位居於第二其三為卿自王以降其二為公公諸侯降於天子其位居於第二其三為卿故大夫也降於諸侯日上其中日中盛明故食日為二食時之日且日為三且時之日明夷之謙離在坤

地中之象又初九爻變而為謙 **明而未融** 融明也謙又卑退其當且

**平** 其當且之故曰為子祀 莊叔卿也以論之故當為卿故為子祀 日之

**謙當鳥** 謙日光不足故當鳥 故曰明夷于飛 鳥飛行

**于明而未融** 於日為未融 故曰垂其翼 於鳥為垂翼 象日之動

日動物也雖有夷傷其動不爽君子象之 故曰君子于行 明夷初九得位

在明傷之世居謙下 當二在且 卿位當三 故曰三日

**不食** 且位在二又非食 離火也 離為火 艮山也 艮為

**離為火** 離屬南方 火焚山 離變為艮 山敗 則草木

焦枯山於人為言 艮為言 敗言為讒 故言敗為讒 故曰

**有攸往** 離變為艮 故主人有言 往而見燒 故言必讒

左傳平木侯二四一七 四



凌稚隆據傳豎牛之禍始兆於著繼者於夢果其數之前定如此不夾哉蓋君子以守道為正機祥夢卜有不必道者矣

也言而見敗純離為牛離卦畜牝牛吉世亂讒勝離

山則離勝離勝將適離山焚則離獨存故曰其名曰

牛純離為牝牛故知其名曰謙不足謙道主退故飛

不翔離鳥而謙故垂不峻鳥翼垂下翼不廣翼垂故

遠故曰其為子後乎不遠不高不廣吾子亞卿也叔

父子世為魯亞卿抑少不終且曰正卿之位莊叔亞卿不

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楚靈王以屈申為有貳心於吳乃殺之殺屈

以屈生為莫敖生屈建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子蕩

即遠罷使屈生與遠罷屈生過過鄭鄭○過音戈鄭伯勞子蕩于

汜鄭簡公迎勞遠罷于勞屈生于菟氏又弗勞屈生于菟氏之地

陳傅良傳言晉卑汜菟氏皆鄭地所以晉侯送女于邢丘晉平公親送

事楚今案傳記齊請繼室于晉二亦歸女于楚其後齊

又女于吳齊晉皆伯國也於是皆衰至薦女以相結夷狄所以獨彊

穆文熙禮在憂國恤民用賢行政而昭公乃習於威儀

容止舍本崇末卒致乾侯之變此其為無禮之明驗與曹人衣裳楚二之喻殆有類此

王元美叔齊數語可盡昭公一生供

亦善於禮乎言魯侯對曰女齊魯侯焉知禮言魯侯

禮無違者揖讓之禮何故不知何故謂之對曰是儀

其國所以保守其國行其政令推其政令無失其

民者也固結其民心今政令在家今魯國政令不能

元稹平林公卷四十一



案孫鑛論正然文不甚佳

彭士望辨儀於禮入微世間自有此

一等外修邊幅人常博俗人贊歎明

眼人早知其少情實無成事矣

穆文熙叔侯論禮可謂精微豈亦有

感於晉之失政三御驕侈魯輒不遠

欲有所諷諫與經世鈔利人之難

世上儘多此種人極口以強人或規

誨人者皆此類也冷傍觀人笑之齒

論故君子以叔齊為知禮之本末

錄晉韓宣子如楚送女

叔向為介也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

迎勞於索氏之地大叔謂叔向曰楚王

評苑去年椒舉為楚靈王求晉侯許之至是韓起往

送女王元美大叔蓋竊知楚王欲以韓起

為閹羊古胖為司高之意故欲叔向

戒之俞寧世辨禮儀與子大叔對趙簡子

同彼說得大此說得切先儒謂言魯

以諷晉誠然魏禮焉能及人亦

取也魯君不能取而有之有子家羈

魯君弗能舉而用之此言昭公不知禮無以守其國家

陵虛小國謂伐昔利人之難謂往年利昔之亂而不

知其私不自知其有私難此言昭公不知禮無以行其政令

民食於他魯君與民無異思莫在公羣臣思慮莫

將及身昭公雖為國君不恤其所不知憂恤

末凡禮之將於此乎在與憂國而屑屑焉習儀以亟

乎言其遠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

叔齊於禮也

叔向為介也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

迎勞於索氏之地大叔謂叔向曰楚王

評苑去年椒舉為楚靈王求晉侯許之至是韓起往

送女王元美大叔蓋竊知楚王欲以韓起

為閹羊古胖為司高之意故欲叔向

戒之俞寧世辨禮儀與子大叔對趙簡子

同彼說得大此說得切先儒謂言魯

以諷晉誠然魏禮焉能及人亦

取也魯君不能取而有之有子家羈

魯君弗能舉而用之此言昭公不知禮無以守其國家

陵虛小國謂伐昔利人之難謂往年利昔之亂而不

知其私不自知其有私難此言昭公不知禮無以行其政令

民食於他魯君與民無異思莫在公羣臣思慮莫

將及身昭公雖為國君不恤其所不知憂恤

末凡禮之將於此乎在與憂國而屑屑焉習儀以亟



有猛獸將死而噬  
人愈甚者  
評死自始至終無  
有不可復行之事  
不曲從以失吾可  
象之義不過恭以  
失吾可畏之威聖  
人教訓之辭用之  
以通意  
滙參敬而不失威  
二語是不亢不卑  
好注脚  
毛晉楚子亦姑為  
大言以自快耳未  
有必然之慮也故  
遠啓疆之對半似  
詠朝  
湯睡菴閣韓而司  
官於正太叔所謂  
汰侈已甚蓋度於

以先王考先王之禮以成之度之以共一國度晉楚之勢以雖汰  
後雖楚王驕若我何其如及楚晉之子楚子朝其大  
夫楚靈王朝其曰晉言晉之吾仇敵也我之仇怨苟  
得志焉苟可以得無恤其他不用顧今其來者今晉  
來送來送上卿上大夫也韓起上卿叔若吾以韓起為閼  
女者女者而使之守門而使之守門而以羊舌肸為司宮而加叔向以官  
足足而使之守門足而以辱晉足以示恥吾亦得志矣我亦可以  
可乎問羣臣可大夫莫對楚諸大夫遠啓疆曰遠  
鄙楚大夫否如何苟有其備苟有待晉何故不可何故不可  
耻匹夫不可以無備辱單獨之一夫况耻國乎况耻

君而殺之何有於  
魯大夫乎  
按官刑即官罰男  
子割勢女子幽閉  
李九我遠啓疆所  
陳皆晉國實事故  
能感悟其君可為  
人臣言論之法  
彭士望耻國乎對  
暴人初宜用滑鷲  
以和其燥後隨宜  
施鍼砭更有能入  
時  
按珪圭圭字說文  
刻上為圭半圭為  
璋禮六幣圭以馬  
璋以皮璧以帛琮  
以錦琥以繡璜以

國是以聖王務行禮是以古之聖王所不求耻人  
無故以朝聘有珪朝聘之禮皆以圭為信上公圭九  
辱於人朝聘有璋朝聘圭八侯伯圭七聘圭六  
寸子男琮璧五聘璧四寸臣降於君一等也享規有璋享規服云獻也以  
四寸臣降於君一等也規音眺小有述職諸  
適天子曰述職述大有巡功天子巡守曰巡功設机  
而不倚朝聘之禮有設机進爵之時朝禮雖公而聘  
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爵盈而不  
者弗能行也故設机而不能倚机几  
飲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敗人宴有好貨宴飲以貨  
餒餒而不取食故爵盈而不飲入有郊勞實至  
車馬在無殮有陪鼎熟食為殮陪加也  
客所無殮有陪鼎加鼎所以厚殷勤入有郊勞  
之於出有贈賄實去則贈禮之至也  
郊之於出有贈賄實去則贈禮之至也所務行之至禮

五傳平林卷四十九  
六



滙參設机而不倚

上四句沒說此六句緊貼來觀說

按机几也或作機

俗字

滙參國家之敗換

頭法承上轉下

穆文熙楚子欲別

韓起而刑叔向喪

心可笑啓疆始而

順其言繼而極陳

其不可求諸侯求

昏二事當合楚子

愧死五卿八大夫

以下又令之隨瞻

說意委曲詞旨浩

蕩每閱至此便不

釋手

陳廣野晉無楚備

賢人言

楚無晉備蓋皆指

孫鑣不然奈何四

字是急辭截住下

遂用急辭承雖四

皆字若排法然是

急勢正于急處見

態

國家之敗凡國家之失之道也失此朝聘則禍亂興

則禍亂由城濮之役十八年晉無楚備無楚之備

以敗於邲在宣十二年邲之役宣十楚無晉備楚

其勝而無以敗於鄢兵禍始於邲也自鄢以來自鄢自鄢

禦晉之備而加以禮加以以禮而加以以禮

之以睦重之以君是以楚弗能報楚無以報而求親

馬而求與既獲姻親楚既得與晉又欲恥之又欲辱

恥以召寇讎為寇賊仇讎備之若何言何以誰其重

此天下之怨若有其人若有賢人恥之可也則恥辱

若其未有若未有賢人君亦圖之君謂靈王晉之

事君晉國服臣曰可矣以臣言之求諸侯而麇至謂

年會申楚求諸侯則麇求昏而薦女椒舉請昏則

而至○麇羣上又首君求昏而薦女薦進其女也

君親送之晉平公親送上卿及上大夫致之韓起上

向上大猶欲辱其君其亦有備矣君謂楚

天致女猶欲辱其君其亦有備矣君謂楚

備晉之不然奈何其如韓起之下韓起上卿趙

成趙武中行吳荀偃魏舒范鞅知盈五卿位在韓起

也羊舌肸之下羊舌肸上大夫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

丙張骼輔躒苗賁皇八子皆晉大夫○骼皆諸侯之

選也言皆非韓襄為公族大夫襄韓無忌子也韓須

受命而使矣須起之門子雖幼已箕襄邢帶二人韓

任出使○使去聲



叔禽叔椒子羽皆韓起庶子也皆大家也皆晉之大家也韓賦七邑

韓襄起之兄子箕襄邢帶二人韓氏族韓須叔禽叔椒子羽四人皆韓起子凡七人人一邑皆成

縣也皆百乘之賦也羊舌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皆彊家也

皆百乘之家也 晉人若喪韓起揚肸晉人若喪失二子揚肸即叔向本羊舌氏食菜

於揚故又號揚五卿八大夫五卿趙成以下大夫祁午以下輔韓

須揚石石叔向子食我也因其十家九縣韓氏七羊舌氏四而

言十舉大數也羊舌四家共二縣故但言九縣長轂九百長轂戎車也縣百乘九縣故九百乘

其餘四十縣計晉國之餘者尚有四十縣遺守四千遺餘也計餘守國者尚有

四千乘○遺奮其武怒奮其師武之忿怒也以報其大恥楚人殺我使者伯華謀之伯華叔向兄中行伯魏舒帥之

中行伯即荀吳與魏舒為之將帥其蔑不濟矣其無不可成之事矣君將以親

易怨楚君將失婚姻之親以易讎敵之怨實無禮以速寇實無禮於晉以速寇

而未有其備而未有備晉之先具使群臣往遺之禽使楚之羣臣往遺晉

獲之禽以逞君心君以逞快楚君之心何不可之有反說何有不

王曰不穀之過也靈王感悟乃言此我之過失也大夫無辱謝遠啓彊

使辱之厚為韓子禮厚為韓起贈賄之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

知傳言叔向之多知○敖音傲而不能楚靈王不能困之亦厚其禮亦厚其贈

禮韓起反楚而歸鄭伯勞諸圍圍鄭地各鄭簡公迎勞韓起於此

辭不敢見奉使未反命故辭不敢見鄭伯○見音現禮也得奉使禮

鄭罕虎如齊即子皮娶於子尾氏子皮自為逆也晏子驟見

錄同上晏子好善如此豈有沮聖之言

灌參叔虎雖死其族猶在劉炫據世本以為別有季夙不知夙即虎也張半菴文勢如重岡複嶂令人冒然深入而不知其所之戰國游士從橫之談亦本諸此

孫鑣用和調作勁直勢收於上文甚相應然却是左氏常語

楊升菴應前備字此一篇大旨彭士望何不可之有仍歸到滑稽

汪道昆啓疆首答言二可故以此語終之言其甚不可也

呂東萊是時使叔向以愚而不能應必且為楚所辱矣使人之不可以無辱

才如此彭士望而不能楚子驕憚叔向致鍊一語寫出

同上晏子好善如此豈有沮聖之言



況夫子以久敬稱之耶  
魏禧按能用善人與沮聖正相反

李干鱗牟夷之奔自得書名而左氏曰尊地也以叛臣納叛地春秋何事尊之

穆文熙不誘不墮請歸而以師討之威福凜二得盟主之體

按莊十一年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例已具

補注陳氏曰越常壽過始見書人今案夷狄與號君臣同辭其臣從中國序列則稱人以便文陳氏得書人非陳傅良吳人敗諸鵠岸楚一不書敗仇久矣既敗楚師又使使犒之是激楚也且不使他人

之晏平仲數陳桓子問其故陳桓子問晏子數見子皮之故對曰

能用善人謂子皮能用善人而授子產以政民之主也此民人之宗主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見經牟夷非卿而

尊地也尊地也重地故書以名其人終為不義莒人愬于

晉侯欲止公晉平公欲執魯公以討其罪范獻子曰

不言不可人朝而執之因人來朝而執之誘也是誘

也是怠惰而為盟主而犯此二者此誘惰二者無

乃不可乎言其甚請歸之請歸魯侯間而以師討焉待晉

罪間音閑乃歸公魯公秋七月公至自晉于廟莒

人來討討魯受年不設備昔人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

蚡泉叔弓敗莒師莒未陳也嫌君臣異故重○冬十

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見經以報棘櫟麻之役

役在遠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洧遠射楚大夫以繁揚之師會楚子夏

四年見四年傳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瑣楚

師從之從吳遽不設備忽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鵠岸盧

舒縣有鵠尾渚吳楚子以駟至於羅洧駟傳也楚靈

人敗遠啓疆之師王聞敗乘傳吳子使其弟麇由犒師吳使麇由

之曲駟音日吳子使其弟麇由將以鼙鼓將殺蹇由以

衛蹇居楚人執之楚人執將以鼙鼓血塗鼙軍鼓王

左傳平水卷四十九



而使其弟是置其弟于虎口也雖驟

由之才辨得免費

鼓而卒為楚所羈

吳子之所以處其弟者亦甚寡恩矣

王元美發吉字止

數行而七八轉折

議論之神即也

孫鑪氣甚其意甚

巧細看亦儘精階

但草二看去翻覺

未盡鎔裁此是鍊

詞味入妙故

穆又照此篇借凶

為吉議論軒然動

人殊無楚囚之態

未言城濮之戰其

報在於此可謂雄

使問焉

楚靈王使人問於蹇由

曰女上來

言汝上來

吉乎

得

對曰

慶由

吉

言得

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

吳子

卜之以守龜

卜之以守國之龜

曰

命龜

余亟

使人犒師

言我急使人往勞楚師

請行

請使人去

以觀王怒之疾徐

怒之緩急

而為之備

龜兆告吉

灼龜而得吉兆

曰克可知也

言其事必可預知

而忘其死

而忘其死

故邑休殆

則吳必以為為楚怒不疾

今君奮焉震電馮怒

馮盛怒

則吳知所備矣

則吳知楚怒甚疾

故邑雖羸

難易有備

度事勢之難易而有其備

可謂吉矣

如此

且吳社稷是卜

且吳之所為

豈為一人

非為一人

使臣獲釁軍鼓

若我得以血塗釁軍鼓

而敝邑知備

以禦不虞

以禦止不可虞度之事

其何事不卜

言常

一臧

或臧善或不否

其誰能常之

不可必

城濮之

其報效乃在於

其庸有報志

楚之志

乃弗

今此行也

今吳之卜

其報在邲

邲戰邲在宣十

其報在邲

邲戰邲在宣十

其報在邲

邲戰邲在宣十

其報在邲

邲戰邲在宣十

邲戰邲在宣十

談

淮參老實過他一  
不備法

其血塗則吳知所備矣

則吳知楚怒甚疾

故邑雖羸

難易有備

可謂吉矣

且吳社稷是卜

豈為一人

使臣獲釁軍鼓

而敝邑知備

以禦不虞

其何事不卜

一臧

城濮之

其庸有報志



殺為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楚子之師自沈尹赤會楚

子沈尹赤楚大夫次於萊山楚師次於萊山遠射帥繁揚

之師先入南懷南懷楚界遠射以師先楚師從之楚師

見遠射先進及汝清汝清亦楚界楚師皆吳不可入

吳有備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觀示也楚靈王遂不可入

楚不能勝是行也此役也吳早設備吳早設備守之備楚無刃而還

吳而歸以廢出歸由歸楚楚子懼吳楚靈王懼吳人報復使

沈尹射待命于巢乃使沈尹射居巢以待吳師奔命遠啓疆待命于

雩婁又使遠啓疆居雩婁以待吳師奔命禮也知難有備附秦后子

復歸於秦元年秦鍼奔景公卒故也后子懼選於景

歸終五  
稔之言

經六年乙丑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文公卒葬秦

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無宋華合比

出奔衛秋九月大雩楚遠罷帥師伐吳冬叔

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傳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見經弓如同盟杞與魯

葬景公魯使大夫禮也合先王士弔大附三月鄭

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叔向使子產

論遺曰始吾有虞於子子產以爲已法今則已矣止

傳六年陳傅良墓景公傳

左傳平水卷四十九

八十二

張天如復怨怒鄰而使其賢臣鄙以待命非宋國之完計也何謂禮乎愈寧世吳早設備收案二句連讀所謂室怒而市色也按楚子懼三字絕句悉未是

昭經六年

高閔杞伯即襄二十九年所書杞子

是也復稱伯者豈其後復振欤

卓爾康魯受莒車更之奔時公在晉宿實主之及莒愬

晉公幾為晉所止以范獻子之言得歸故武子如晉謝

歸公且偵晉也王葆昭公內見迫

於強臣外見絕於盟主區二求附於

不信之荆蠻宜其終見逐也

傳六年

陳傅良墓景公傳



言秦所以始書葬也今則止昔先王議事以制昔者先王臨事不為刑因見卿會葬非禮

湯睡菴鑄刑書即作丘賦之意總之不可禁禦如此猶不可是故閑之以義防閑以義守之以信謹

魏世倣異國寓書以規過古朋友之之以政糾舉以政行之以禮施行以禮守之以信謹

道同上叔向可謂知厚祿以勸其從嚴斷刑罰刑輕罰以威其

書可禦奸也實足以致奸後世文致之法其端肇是

王荆石此自不用刑而教民以身者先之務使之以私使之以私使之以私使之以私使之以私

格祖此敬以恭敬以恭敬以恭敬以恭敬

為剛其斷事也剛強而不過於義猶求聖哲之上明之德以為公王

明察之官官卿大夫也明察忠信之長忠信誠信者

長長慈惠之師慈祥惠和者以民於是乎可任使

也然後民知尊君而不生禍亂禍亂消弭民知有辟

刑民知有制則不忘於上民不畏上並有爭心危義

爭端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成其巧偽

弗可為矣如此則有罪者或至幸免無罪夏有亂政

既亂而作禹刑乃著禹之法而商有亂政商政而作

湯刑乃著湯之法而周有亂政周政而作九刑乃取

亂國百年荒荒作刑以詰四友恐即此也三辟之興

亂國用重典于產

亂國用重典于產

亂國用重典于產

亂國用重典于產

亂國用重典于產

亂國用重典于產

亂國用重典于產



其亦不幸而當鄭之亂也夫

夏殷周三代皆叔世也皆未世之事言不起於始盛之世今吾子相

刑書之起吾子謂子產輔相相去聲作封洫在襄二十一年立謗

鄭國四年子產作丘制參辟世之辟法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

為國將以靖民將以安靖鄭國之民不亦難乎不亦難乎以濟乎詩曰

頌我儀式刑文王之德儀善也式用也刑法也言日

靖四方故能日有安靖四方之功又曰又舉大雅文王詩儀刑文王

用其法萬邦作孚孚信也為天下萬國所信如是既法文王何辟之

有書何用刑民知爭端矣今民皆知爭端將棄禮而徵

於書徵驗於刑書錐刀之末錐刀末至細也將盡

爭之將盡爭辨亂獄滋豐紛亂獄訟滋益豐盛賄賂前行或以賄賂

而後刑耳豈子產教人之義少而制脫刑辟是賄賂並行也終子之世終子產相鄭其敗

人之政多耶孫鑄前數句已說得精實此處餘瀾收束但即前意游泳之仍不出前語惟畧覺流動恣態

便道而其著色處又只在端筆乃三字上

經世鈔鄭其敗乎叔向多精微之論而非救時之急

伯曰晉士伯火見火心星也周五月昏見鄭其火乎鄭其將火未

出心星大火未出昏見而作火以鑄刑器而用火鑄以藏爭辟

焉藏爭罪火如象之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出而不

火何為鄭不火災夏季孫宿如晉即季武子拜莒田也

左傳平水卷四十九

夏季孫宿如晉即季武子拜莒田也



刑器之應則鑿矣  
謝前年受年  
穆文熙嚴刑足以  
夷邑不見討  
致火其說出於此  
辟即上民之有辟  
並有爭心之義  
小國之事大國也  
苟免於誅  
有加邊  
邊豆之

增補合注前言邊  
後言豆邊豆並加  
互言其一  
孫鑿加邊似是令  
之幫卓  
陳明卿宿巨奸也  
取取取取取取取  
妻防茲以致襄公  
不敢入晉叔孫幾  
死於楚昭公幾危  
於晉皆宿之招也  
晉非惟不之問又  
享之又加邊焉而  
且謂之知禮何其  
禮

刑賞乖錯若此哉有寵於  
而或者曰宿以納  
年夷之故恐晉討  
及亡故借聘之名  
以自結於晉而因  
欲正公而據其國  
焉以故晉於宿反  
不之問噫晉之伯  
業益替矣  
穆文熙非禮之貶  
果能力辭則人自  
不敢以忽之所謂  
卑而能高下而能  
上季孫其能辨之  
彭士望左氏致戒  
關寺不一而足  
按襄十七年經宋  
華臣出奔陳傳詳  
載其事華臣遂奔  
陳未言奔衛事此  
師向戌○見音現

太子佐惡之  
華合比曰  
我殺之  
柳聞之  
納人之族  
公使視之  
有焉  
於是華亥欲  
代右師  
從爲之徵  
曰聞之久矣  
公使代之  
見於左師  
左師曰女夫也  
必凶

左師曰女夫也必凶

必凶

必凶

必凶

必凶

必凶



注杜林共曰奔衛滅亡

予校數本皆同傳之禍

魏禮按父子各有寵媚之人未有不構禍者

直德秀坎埋書伊戾以之誣太子痊矣寺人柳又用之以誣華合比焉區

二小智隨用輒驗非為護者之工乃聽者之不聰也

經世鈔於女何有三語可為殘薄親戚者之鑒

凌稚隆寺人柳所請以譖右師者即伊戾譖太子痊故智平公暗不足道左

師春秋之選乃其比伊戾亦與華亥比柳同尚清言曰

宗子維城痊獨非宗子乎哉何其悖也

子時謂其有鄰鄰國皆知其為君而靈王暴虐國人解體此所以終能拊其背而奪之位也

孫鑣宋人則曰既不是不可學他

女喪而宗室而汝也言合比與汝同宗汝必喪而汝也

於人何有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宜何有於他人人亦於女何有出乎爾者及乎

爾者也故人亦不能有所愛於汝舉大雅板詩宗子維城言宗子之固若城毋

俾城壞毋使宗室衰落若城之有墮壞○毋音無下同 毋獨斯畏城壞則藩屏皆壞獨

居則親戚叛之可畏者至矣 女其畏哉言汝眾叛親離亦可畏哉為二十年華亥出奔傳

○附錄 六月丙戌鄭災終士文伯之言○附錄 楚公子棄疾如晉

如晉 報韓子也報前年送女 過鄭道過鄭國 鄭罕虎

公孫僑子棄疾 游吉子大 從鄭伯以勞諸相相鄭地

之鄭伯固見如見玉見鄭伯如見楚王言棄疾恭而有禮 以其乘馬八

匹私面私見鄭伯 見子皮即罕 如上卿如見楚卿 以馬六

匹降殺子孫僑 以馬四匹降殺子皮 見子大叔即游



國起  
鍾伯敬叔向蓋知

弄疾將為王故勸

晉侯逆之但不顯

言耳此其知幾之

善也

魏禧楚薛我衷若

何效辟八字可為

求報罪眚者之鑒

孫鑛雖小段亦回

轉我衷從我作則

匹夫

補注乃逆之傳見

楚史晉晉畏楚

王元美敗楚師者

非遠洩也而洩伏

其誅故經書遠罷

伐吳以正之

陳明卿魯倚晉伯

而又婚吳以故申

之會不與焉乃令

晉益不競而楚且

伐吳於是不得已

而通好於楚蓋不

待遠啓強之召已

服楚而將朝之矣

而左傳以為用敗

楚強雖敗猶諱之

魯其敢乎乎

晉侯將亦弗逆

辟○辟音

我衷

雅角爾之教矣

中正之焉用效人之辟

作則

而則人之辟乎

民猶則之

說

零早也

逃歸

夫

吳人救之

師于豫章

吳人敗其師于房鐘

疾

於遠洩以其

始禍伐徐也

○冬叔弓如楚聘

且弔敗也

○十一月齊侯如晉

請伐北燕也

○十一月齊侯如晉

請伐北燕也

○十一月齊侯如晉

請伐北燕也

○十一月齊侯如晉

請伐北燕也

晉侯將亦弗逆

使人遠迎弄疾

若何效辟

從我而已

書曰

匹夫為善

况國君乎

乃逆之

徐儀楚聘于楚

楚子執之

使遠洩伐徐

令尹子蕩帥師伐吳

而次于乾谿

獲宮廐尹棄

子蕩歸罪於遠洩而殺之

且弔敗也

請伐北燕也

請伐北燕也

請伐北燕也

請伐北燕也

請伐北燕也

請伐北燕也

請伐北燕也

請伐北燕也

請伐北燕也

請伐北燕也

請伐北燕也

請伐北燕也

言楚

人邪

若何效楚

人之邪僻

皆相

無寧寧也寧

可以善人為

而况國君之尊

乃使迎公于棄疾

儀楚徐

楚子執之

儀楚徐

儀楚徐

儀楚徐

儀楚徐

儀楚徐

儀楚徐

儀楚徐

儀楚徐

儀楚徐

儀楚徐

儀楚徐

儀楚徐

儀楚徐

儀楚徐

儀楚徐

儀楚徐

儀楚徐

三年出奔齊

晏子曰

不入

燕

燕

燕

齊侯自晉遂

將納簡公

簡公即

北燕伯

燕

燕

燕

燕

燕

燕

燕

燕



陸德明古本土的  
作王正士句是范  
宣子即士鞅之父  
不應取其父同姓  
名人以為介依王  
正為是

有君矣

北燕已別  
立有君矣

民不貳

燕民既無  
內叛之心

吾君賄

齊君又  
有好賄

之左右諂諛

齊君左右皆讒

作大事不以信

欲作大  
事而不

以誠實之

道守之

未嘗可也

為明年暨  
齊平傳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四十九

左傳評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五十

明吳興凌稚隆  
以棟父原本

梅谿 林堯叟唐翁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  
志季父輯著

魯昭公六

昭經七年

經七年丙寅春王正月暨齊平

平不書必關天下之  
大故而斤書是故昭

陸淳爾雅云暨及  
也又曰暨不及也  
今據實言之乃是  
齊及魯平非魯欲  
之不可言會齊平  
又不可言齊及我  
平故書曰暨以明  
外及內且非魯志  
也

馬千駟

死之日民無得  
而稱焉蓋不于齊也

三月公如楚

叔孫婁如

齊泣盟

無傳公將遠適楚故叔孫如  
齊尋舊好

夏四月甲辰

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襄公卒子  
靈公元立

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趙鵬飛魯交事晉  
楚前年公如晉則  
今不得不如楚耳  
許翰始暨齊平故



盟以結好  
汪克寬自如楚今

七越月危公之意  
從齊平如

可見矣  
家鉉翁自季友至

行父雖專魯國猶  
無怪於臣節至於

宿乘主幼盜兵權  
伐國取地以自私

襄公幾為所逐自  
後世言司馬懿其

人也至昭師遂移  
宗社意如逐君宿

所命也其魯之大  
盜坎

傳七年  
張半菴杜注齊求

於燕而與之平今  
推之經例暨齊平

之文正與及齊平  
為王旌以從出臙

傳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見經齊求之也

齊人賂之反

○附錄 癸巳齊侯次于橈

燕人行成

○齊人自不知不

敢不聽命

○齊人自不知不

敢不聽命

○齊人自不知不

齊人自不知不

敢不聽命

○齊人自不知不

敢不聽命

○齊人自不知不

敢不聽命

○齊人自不知不

敢不聽命

○齊人自不知不

敢不聽命

○齊人自不知不

敢不聽命

○齊人自不知不

敢不聽命

○齊人自不知不

敢不聽命

○齊人自不知不

敢不聽命

○齊人自不知不

敢不聽命

○齊人自不知不

敢不聽命

○齊人自不知不

敢不聽命

及鄭平句法相似

而下文又有叔孫

蒞盟之事相類且

左氏下文明說燕

人行成而上文又

以為齊求之文法

自相背故服虔亦

疑之今若截齊求

之也四字正解齊

魯之平而以癸巳

以下左終齊燕事

則兩得之矣蓋左

氏本無誤而杜注

之誤也

陳傳良不克而還

傳釋經書平罪齊

無討燕之實且為

十二年納款起本

孫鑣敘事有步驟

有熊

曰一國兩君

及即位

字執之

於王宮

也

而告

諸侯

之制也

者

何者

君之民

故詩曰

普天之下

莫非

其誰堪之

為章華之宮

無字之閣入焉

有司弗與

其罪大矣

無字辭

何非君土

食土之毛

普天之下

莫非

誰非君民

故詩曰

普天之下

莫非

楚國何

以堪此

無字守門閣之有

無字辭

何非君土

食土之毛

普天之下

莫非

誰非君民

故詩曰

普天之下

莫非

誰非君民

故詩曰



王土莫非周王率土之濱濱涯也言莫非王臣莫非周王

之臣自甲至癸天有十日凡十日人有十等自王至臺下所

以事上下之人所以服事其長上所以共神也上所以共神也上之人所以敬

共音故王臣公臣者服屬之以為臣也下皆同公臣

大夫大夫侯國大夫臣士士謂能理庶事士臣皂皂謂

造成皂臣與皂舉眾事也與臣隸隸謂隸屬隸臣僚

僚勞也謂僚臣僕僕僕堅主僕臣臺臺給臺下斯役

也供勞事也馬有圉養馬牛有牧養牛以待百事上下相承所

今有司曰今王有女胡執人於王宮言汝何敢執人

汝將焉執之如此則將安所執其周文王之法言周

之法所以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所以得天

下也蓋用此法吾先君文王楚文作僕區之法僕區

名僕隱也區匿也作為隱匿王也曰盜所隱器隱盜所

盜同罪其罪與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能啓若從有

司今若從有是無所執逃臣也則是臣僕逃臣不逃

而舍之臣僕逃臣而是無陪臺也則皆將相帥而逃

王事無乃闕乎國家之事母乃昔武王數紂之罪

昔周武王作泰誓有所廢闕乎以告諸侯以播告其曰紂為天下

逋逃主言天下之有罪而逋竄萃淵藪萃集也小人

指以為盜橫而無于深淵獸集故夫致死焉故夫人皆欲致死力討君

魏世倣比之紂而于大藪也故夫致死焉紂也夫音扶又如字

李于鱗此節解有司執人於王宮莫非王土而執人亦

所以供王事穆文熙無字執人王宮數其納臣之

罪此在賢君且難見容而況暴虐如靈王者乃能取其

臣而還之顧不大異哉此無宇之子所以德之而殉之

以二女與按人有十等說既見五年有圖

孫鑣齊句連下至圍牧却作偶語承是又勢操縱合如

此甚有節奏滙參環齊要畧云自營為八八為



禮矣楚靈從之茅  
焦諫始皇亦以強  
辭喝之而聽楚圍  
秦政至凶暴也凶  
暴人往二可以強  
直之辭氣奪之  
呂東萊無字謂盜  
有所在以刺王則  
往而戇王自謂盜  
有寵則變而辱君  
與臣之言無一可  
也  
陳傅良遂赦之傳  
載椒舉遂啓疆莘  
尹無字之辭見楚  
所以能彊

王始求諸侯今靈王始求諸侯而則紂而法則紂無乃不

可乎言其甚不可也若以二文之法取之若以周楚二文之法而取盜盜

有所在矣言靈王亦為盜王曰取而臣以往而汝也言取汝

盜有寵盜有寵靈王戲言若以二文之法指我為盜則我方有寵於君未可得也未

得而遂赦之遂赦無字為楚子成章華之臺臺今在華

容城願與諸侯落之宮室始成祭之為落大宰遠啓疆曰楚大

臣能得魯侯言臣召魯侯使之來朝遠啓疆來召公遂使遠啓

辭曰致辭昔先君成公昔魯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

嬰齊楚令尹子重也曰吾不忘先君之好言我不忘楚先君將

使衡父照臨楚國成一年魯使公衡為質於楚以請盟故言照臨楚國鎮撫其

社稷鎮安撫緩楚國之社稷以輯寧爾民以和輯安寧楚國之民人嬰齊受

命于蜀蜀盟在成奉承以來嬰齊自受命成公以來弗敢失隕不

而致諸宗祧奉成公此語告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

敬之至也楚共王靈引領北望楚居南方故引領北向以望中原日月以冀日

傳序相授以傳國次序於今四王矣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四王共王康王邾敖

嘉惠未至魯君朝楚嘉惠未嘗一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襄公

狐與其二三臣時我楚國群臣悼心失圖哀感之中

社稷之不皇皇暇也國有大喪社稷之事多不暇恤况能懷

思君德而况能思念魯君來朝之德今君若步玉趾君若能步舉

辱見寡君辱來見我楚君寵靈楚國寵光威靈及於楚國以信蜀之

孫鑣曰字無謂恐有誤  
按孔疏本曰作日謂往也宋板摹王父也刻本韓本並作日恐悞  
劉懷恕成章臺而召諸侯遂啓疆無一言以諫其非反曲詞以徵魯公魯公畏其見凌亦遂如楚無一可者春秋書公至自楚蓋譏之矣  
孫鑣文儘工但稍傷煩得刪數語當

五傳言本卷五十一  
五傳平本卷五十一  
四



更城

附見按蜀魯地成  
公三年盟于蜀

評苑見魯君子往  
實受其賜

日三盞之地以請  
先君成公之賜蓋

言將伐魯也昭公  
畏楚將往朝焉

滙參師古曰黃帝  
子農祖好遠遊至

于道後人以爲行  
神鄭周禮大駭犯

駭注行山曰駭犯  
之者封土爲山象

以苦芻棘柏爲神  
主既祭以車轍之

而去喻無險難也

陳傅良公如楚傳

言魯從楚之不得

也

鍾伯敬昭公屢朝  
於晉而不納又迫

於強令而朝楚卑  
辱亦甚矣

役以示于蜀致君之嘉惠致魯君之嘉惠於楚是寡君既受賜

矣是楚君既受魯君來朝之賜矣何蜀之敢望不致望如蜀復有質子其先君

鬼神其二國先君與盟誓之鬼神實嘉賴之實嘉美而依賴之豈唯寡君

君若不來魯君若不親來使臣請問行期問魯見

寡君將承質幣謙言楚君得奉承相見而見于

蜀蜀之地○見音現以請先君之賜請問也以問成

公將往魯公將往朝楚夢襄公祖夢見襄公祖祭道神梓慎曰君不

果行言魯君必不果去朝于楚襄公之適楚也襄公二十八年如楚夢周公

祖而行襄公當夢周公祖道而後成行今襄公實祖今襄公實爲君

其不行魯君其將不去子服惠伯曰行言魯君必去先君未嘗適

楚先君謂襄公未嘗往楚故周公祖以道之故周公祖祭以開道之襄公

適楚矣今襄公已往楚矣而祖以道君而襄公祖祭爲昭公開道不行何

之之往也不去朝三月公如楚昭公往朝于楚鄭伯勞于師

之梁鄭簡公迎勞魯侯于師之梁之門○勞去聲下同孟僖子爲介孟僖子仲孫獲

不能相儀不能相郊勞之儀○相去聲及楚及至不能答

郊勞不能答楚人郊勞之禮爲下僖子病不能相禮張本○夏四月甲辰朔日

有食之經晉侯問於士文伯士文伯名句晉平公曰

誰將當日食言誰將當日食之災對曰士文伯答魯衛惡之言二國受其凶

衛大魯小惡○惡如字作鳥路及非衛大魯小禍在衛夫在魯小公曰何故平公又問何故

對曰士文伯答去衛地衛地豕韋也日食於衛地豕韋之末故去衛地如



孫應釐立良止以安民心也立公孫洩使民不疑于良止也意遠事當

補注以分野論日食受災之國亦謬

魯地魯地降婁也食至降婁之始乃息故曰如魯地故禍在衛大在魯小也周四月今二月故日在於是有災災發於衛地魯實受之魯實受其餘禍其大咎其衛君乎其衛君實當此咎魯將上卿魯將上卿當之八月衛侯卒十一月季孫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平公感日

食舉小雅十月之交詩兩對曰不善政之謂也答言所謂不臧者不善政國無政善政不用善不能信用善人則自取國無政國無政不用善不能信用善人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則自取謫于天而故政不可不慎也故為政不可不慎務三而已為政之所先一日擇人

賢人而二曰因民因民所利三曰從時順從四時附錄 晉人來治杞田前女叔侯不盡歸今公適楚李孫

王元美謝息知已之利害不可與將以成與之成孟氏邑本杞田謝息為孟孫守

而不知一國之利害成與之不可不可不肯以曰人有言曰人有言曰雖有

若季孫所言則勢所必及挈餅之知餅之小智餅之小智守不假器為入守器

評苑餅汲水器也言雖有挈餅之小智識為人守此禮也禮也禮當夫子從君夫子謂孟僖而守臣喪邑而

汲器尚不肯以假其邑喪去聲雖吾子亦有猜焉言雖季孫亦將疑我不忠季孫

入為主守哭禮堂如此曰武子君之在楚言魯君之於晉罪也言晉罪君又

陳廣野季孫始以勢脅繼以利誘此直得說人之術不聽晉不聽晉又不聽從晉魯罪重矣是增重魯晉師必至

穆文與晉恨魯之來討魯罪吾無以待之吾無以待之魯必無以待不如與之不如

楚來治杞田則成在所必取矣季孫既欲與之復曰聞吾與子桃吾與子桃謝息

晉而取諸杞背盟成反成反他日取誰敢有之必復歸之孟氏是



逾約招禍曷已此其為遷就之說以欺守臣耳胡能行哉

孫鑄議論文機全與戰國相似但鍊縱法稍異耳

補注為杞取成不書說見襄二十九公命而書者多矣杜說非陳氏曰傳言季氏專不待公命

陳明卿詞意不顯露而玩其貞則鋒鏘凜然公能無懼而反乎

穆文熙一弓既與之弓久矣

寡君無適與也

楚君不知而傳諸君以

欲得此大屈

何賀

對曰齊與晉越

公語之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得一成也

子何病焉

辭以無山

乃遷于桃

使長鬣者相

大屈

而悔之

遠啓疆聞之

公語之

對曰齊與晉越

何賀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逾約招禍曷已此其為遷就之說以欺守臣耳胡能行哉

孫鑄議論文機全與戰國相似但鍊縱法稍異耳

補注為杞取成不書說見襄二十九公命而書者多矣杜說非陳氏曰傳言季氏專不待公命

陳明卿詞意不顯露而玩其貞則鋒鏘凜然公能無懼而反乎

穆文熙一弓既與之弓久矣

寡君無適與也

楚君不知而傳諸君以

欲得此大屈

何賀

對曰齊與晉越

公語之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得一成也

子何病焉

辭以無山

乃遷于桃

使長鬣者相

大屈

而悔之

遠啓疆聞之

公語之

對曰齊與晉越

何賀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公懼



子產而誠有此言則初言出入飲食其樂所致者豈其才自至此乎惑焉

熊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解者曰獸非入水之物故是三足鼈也曰既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膳斯豈熊化爲一物乎實爲夏郊家郊祭之三代祀之夏既郊祭歷殷周二代又通在羣神之數并見祀晉爲盟主言周衰晉爲盟主得韓子祀夏

郊祀晉侯有間間差也言晉侯病差賜子產莒之方鼎方鼎莒所

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豐施鄭公孫曰日君以夫公孫段段之子三年而賜之

州田賜段州田今無祿早世此年正月公孫段卒不獲久享君

德不得承久享受其子弗敢有公孫段之子不敢以聞於君不敢以歸田私致諸子敢私致邑宣子辭於韓宣子

韓宣子辭不肯受子產曰古人有言古人有曰其父析薪其

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施豐施也言尚恐不能任當其先世之祿其况能任大國之賜而况能任當大國主田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

吾子謂韓起縱執後之人謂後代宜若屬有疆場之子爲政者言若有煩言治晉鄭疆將以鄭取敝邑獲戾晉邑得罪而豐氏

受其大討豐施之家據有吾子取州若韓宣子是免取此州邑敝邑於戾是免鄭國而建置豐氏也而豐施免受大

子產而誠有此言則初言出入飲食其樂所致者豈其才自至此乎惑焉

魏禧歸州本是投韓宣子所欲却委曲說出一段利豐氏利鄭國道理使鄭還之有故宣子受之有名此最善爲貪人留餘地者此等處置廉讓入

最不可不知孫鑣此下三事俱子產聘晉時所論說因而帶敘經世鈔私致諸子子產亦知其情却不護得好穆文熙大凡非公之獲決當力辭之蓋與其人奪寧自奪子產辭田之論其知義哉

按注微薄謂父子折薪負薪重謂公孫段父子在官也



經世鈔敢以為請  
宣子雖有私欲尚  
是顧名義人

孫鑿鄭人以王兩  
章又是因子產答  
趙襄追叙緣由來  
歷

謝文海世俗固怕  
鬼然往以此相  
造騰播以取戲  
相驚以伯有一語  
將此種情弊寫出  
如見

魏世倣一或字便  
見指實不得即是  
矣傳或帶段既死  
而人為是夢以神

之耶  
郭眉菴子產於伯  
有之祟則立其後  
於神寵璽玉璫  
之用則却斷然行  
之不惑此非真知  
鬼神之情狀者不  
能有此定力也  
石星子產為鬼之  
論實根至理易之  
精氣為物神游為  
變殆此之謂  
補注劉炫曰段即  
豐氏賞言駟氏黨  
字之誤  
同上吾為之歸也  
何休膏肓曰孔子  
不語怪力亂神以  
鬼神為政必惑眾  
故不言也今左氏

敢以為請敢請以田宣子受之受州以告晉侯以鄭

田告于晉侯以與宣子晉平公以州宣子為初言初

謂與趙文田病有之以自取州以易原縣於樂大心樂

心宋人夫原晉邑以賜樂大心者附鄭人相驚以

伯有伯有即良霄襄三十二年鄭人曰伯有至矣言其

則皆走皆驚而走不知所往驚畏鑄刑書之歲三月在前

或夢伯有介而行介甲也或人夢見曰此曰字以下

明年壬寅此年正月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豐氏黨

及壬子駟帶卒及所夢年三月國人益懼鄭國之人

齊燕平之月此年正月壬寅公孫段卒正月壬寅公

人愈懼鄭國之人以夢其明月此年子產立公孫洩

殺子孔今立其子使有宗廟及良止良止伯有之子

廟以撫之以撫慰伯乃止伯有乃止子大叔問其故

乃不為厲乃不為惡厲吾為之歸也我立二人使有

大叔曰即子公孫洩何為子孔不為厲子產曰說

也此所以解為身無義而圖說伯有無義以妖鬼故

從政為政有所反之民不可

以取媚也所以取媚於不媚不

道如立公孫洩之類



以此令後世廢仁義而祈福於鬼神此大亂之道也

王元美觀此言則知幽陰之鬼神皆由陽明之界所作用之強弱而成

信說而後信之民苟不信而後從其言不信民不從也民苟不信不從

及子產適晉及子產至是如晉聘趙景子問焉景子晉中軍佐趙成

曰伯有猶能為鬼乎言伯有既死尚能為鬼有是乎子產曰能何故

能人生始化曰魄魄形始化為形其神既生

魄陽曰魂魄屬陰主靜至靜生動陽也魄陽用

物精多物權勢也精精爽也則魂魄強居移氣故魂

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精者神之未著爽者明之未融是以積精而至於神

積爽而匹夫匹婦強死假如匹夫匹婦不病而強死其魂

魄猶能馮依於人其遊魂為變尚能馮依於賤人之身以為活厲

以為活厲伯有我先君穆公之胄鄭穆公生公子去疾

子良之孫子良生公孫子耳之子子耳生良敝

邑之卿世為鄭卿從政二世矣去疾輒良霄三世執鄭政鄭雖無腆鄭雖

微薄抑謚曰抑俗謚蕞爾國蕞小貌言而三世執其

政柄而三世為卿執其用物也弘矣其用權勢其取

精也多矣其致精爽其族又大其宗族所馮厚矣良霄

而強死而以不病強橫而死能為鬼能為厲鬼不亦宜

乎言其宜也傳子皮之族罕虎之宗族飲酒無度相

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馬師氏公孫鉏之

齊師還自燕之月此年罕朔殺罕

魁罕朔即馬師罕朔奔晉殺魁韓宣子問其位於子

左傳言林卷五十一

罕朔奔晉

韓宣子問其位於子

罕朔奔晉

罕朔奔晉

罕朔奔晉

罕朔奔晉



產問罕朔可子產曰君之羈臣謂罕朔出奔乃苟得

容以逃死苟得客身何位之敢擇何敢擇所處卿違

大凡卿以從大夫之位降位一等罪人若有罪而去國以其罪降

罪重則古之制也此古先之法制也朔於敵邑罕朔之亞大

夫也大夫其官罕朔所居之官馬師也馬師獲戾而逃得罪

唯執政所賞之惟晉之執政得免其死得免其死

為惠大矣其為恩惠又敢求位豈敢又宣子為子產

之敏也韓宣子以子產敏使從廢大夫廢大夫下大

言於范獻子范獻子曰衛事晉和睦言衛之事晉

不禮焉晉不加庇其賊人賊人謂孫林父而取其地

地謂戚田謂襄二十六年晉疆言尚容庇林父故諸侯貳諸侯事晉

詩曰舉小雅鵲鳴在原鵲鳴離巢也其在原

兄弟急難以喻兄弟相救於急難又曰亦常死

喪之威威畏也言有兄弟孔懷兄弟至親宜甚相兄

弟之不睦晉衛兄弟也至親於是乎不於是乎不

况遠人而况遠誰敢歸之誰敢望晉今又不禮於衛

之嗣嗣新君也言今若廢衛必叛我衛必怨我是絕諸

侯也是棄絕諸侯獻子以告韓宣子范獻子以晉本

子宣子說韓宣子喜悅其使獻子如衛使范獻子

附見亞大夫亞上大夫也

王季重子產之敏不相能尊也而且

比兄弟急難每飛鳴在原野以

附見鵲鳴水鳥共比兄弟急難

比兄弟急難比兄弟急難



公之且反戚田傳言戚田所由還衛衛齊惡告喪于周夫齊惡

以襄公之且請命且請王命以為光寵王使成簡公如衛弔成簡公

公王卿士也如且追命襄公且追賜策命於襄公曰策

叔父陟恪陟登也恪敬也在我先王之左右言襄公左

右周之先王以佐事上帝帝天也言佐事天地神祇余敢忘高圍亞圍

二圍周之先也為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九月

公至自楚公二月如楚今告至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孟僖子不能相儀及

已病○相去聲乃講學之乃講習而問學之苟能禮者從之

苟能知禮之人及其將死也孟僖子卒在召其大夫

召其屬大夫而囑之自此以下皆錄於此曰僖子禮禮為道

之幹也人之有禮如木之有幹無禮無以立人無禮無以立其身木無幹無以立

其吾聞以我將有達者曰孔丘將有達於至道者姓

孔子已年三十五聖人之後也聖人殷湯之後也而滅於宋孔子六

殺其子奔魯其祖弗父何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

以有宋而授厲公弗父何閔公適子及正考父弗父

嘉之父也佐戴武宣正考父輔佐宋戴公三命茲益

共而益共共音恭下同故其鼎銘云考父廟之

一命而僂初受一命其容僂然再命而偃及受再命其容

上聲僂於三命而俯及受三命其容俯然循墻而

走恭敬之甚不敢安行於通都大道之中亦莫余敢侮言我亦不敢

賢哉

孔子而必推其祖之共德以此見聖人之發祥遠矣傷子能知之可不謂賢哉

魏禮將死猶以為念不忘教子真可謂能補過湯睡菴以達者稱

陳傅良高圍亞圍傳言周衰諸侯多不待命而自立

似鑿先王親親之意注

景王追命衛襄故言敢忘一圍追命之典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孟僖子不能相儀及

孟僖子卒在召其大夫

禮為道人



經世鈔文此只完則意與上文無涉然隨分自足不敢求多正與上文相關  
張天如孟僖子能屬子於既沒而不能托國於生前豈欲用孔子而不及猶或有不能用者存哉  
蕪轍以僖子之賢而知夫子之為聖人也使其未亡而授之以政則魯為東周矣  
經世鈔以定其位或謂僖子不能於未亡時授夫子以政非也魯之權豈

僖子所得操耶俞寧世成王顧命之言曾子易箦之語孟僖學禮之訓先王戒禪之書見力學至死不衰今人以傳科第為傳經分田宅為貽後何曾曉此等議論也弗父何之讓德正考父之謙德隱而不彰歷世栽培乃誕至聖不獨成湯微子之膺也積善餘慶匪朝伊夕士大夫其勉之  
孫鑿棄親用羈四字是鍊語却乃用之叙事中

於是爾雅云餽饋也於是鼎中鬻於是孫炎云鬻煮

中為鬻亦至○饋音旃以餽余口皆言儉之至也其共也如是

考父恭敬○鬻音粥臧孫紇有言仲之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聖人

之後而有明德若不得當世若不當世之大位為君其後必有達

人其後世子孫必有今其將在孔丘乎尼之身乎

我若獲沒我若得壽終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說即南宮敬叔何忌

即孟懿子皆僖子之子也夫子謂仲尼○屬燭說悅使事之使師而

學禮焉而從仲尼以定其位知禮則位可安定故孟懿子即

文何與南宮敬叔即上師事仲尼事孔子仲尼曰仲尼

論其能補過者凡人能補過者君子也盛德之君子也詩曰

舉小雅鹿鳴詩君子是則是效言君子之德可以法則可以倣效孟僖子可

則效已矣孟僖子能補過合錄單獻公棄親用羈

也單獻公之子頃公之孫周卿士冬十月辛酉襄

頃之族襄公頃公之父此獻公殺獻公怨其棄親而立

成公成公之弟十一月季武子卒即季孫宿晉侯謂伯瑕

伯瑕即士文曰吾所問日食言我此年四月從矣皆

從子之言衛君可常乎可常必不對曰士文不可言不

必六物不同歲時日月星辰民心不壹政教殊異故事

序不類事序變易官職不則治官居職同始異終或

其始而胡可常也胡可必詩曰北山詩或燕燕居息

其終而胡可常也其有常詩曰北山詩或燕燕居息



陳傳良殺獻公傳  
見而下相殺雖王  
卿士不書

熈熈安閑貌言同為  
王臣或安閑而居息

或憔悴事國  
詩作盡瘁義同謂

或憔悴以從國事

其異終也如是

其所終極

公曰何謂六物

平公又問  
六物之義

何對曰

又答

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

是謂六物  
公

曰多語寡人

言詳以

辰而莫同

凡謂之辰如此辰大  
辰之類其義莫同

何謂辰

何者謂

對曰日月之會

歲之中日月行  
是

謂辰

故以配曰

配甲乙

○衛襄公夫人姜

氏

無子

嬖人媯始生子孟縶

襄公嬖寵  
之入曰媯

始者生子名孟縶

孔成子夢康叔謂已

孔成子

達之孫烝鉏也

立元

康叔使孔成子立元以  
為衛君夢時元尚未生

羈之孫罔

與史苟

相之

為君○

史朝亦夢康叔謂已

史朝衛大夫亦同

余將命

而子苟

與孔烝鉏之曾孫罔

孔烝鉏即  
孔成子羈

之夢

史朝見成子

告

為政聘于諸侯之歲

媯始生子

衛襄公之嬖人  
媯始又生子

名之曰元

孟縶之弟也

孟縶之足不良  
廢弱行跛孔

成子以周易筮之

曰

元尚享

衛國

主其社稷

遇屯

震

坎上

又曰

余尚立

尚克嘉之

嘉善

幾繫能

遇屯

之比

坤下坎上比屯初

善於

元

文註

九爻變為比比之

劉懷恕元未生而  
有夢既生而遂名  
之得毋迎合附會  
之意乎然繫之跛  
足則不可建侯矣

孫鑣叙而夢語亦  
古陌文法畧變便  
見態

附見以子丑配甲  
乙之十干明非一  
處也

孫鑣屯初爻辭利

王傳平水卷五十一

二十四



居貞利建侯

揚升菴衛定嗣君

也國有故典弗替

廷有元老弗詢而

顧藉口於康叔之

夢比擬於武王之

筮是遵何說哉且

蔡無良足已不可

君而襄公無他子

則非元之黨立其

誰敢僭立又烏用

是夢與筮為也意

者舍長立少見謂

弗順過計者姑假

之以一人心焉事

豈有之

按大誓即泰誓此

文出中篇

右傳言本卷五十一

之十四

卦以示史朝

以筮所得

史朝曰元享

史朝答言筮卦曰屯元享所筮

乃元與繫

又何疑焉

何可疑

成子曰非長之謂乎

言

元也○長張上聲

對曰康叔名之

言元乃康叔

可

謂長矣

可以當元

孟非人也

孟繫足跛

將不列於宗

不可謂長

不可謂

且其繇曰

且屯卦之繇辭有曰

利建

侯

言其利在於

嗣吉何建

嗣子有常位故無

建

非嗣也

今以位不定上

嗣得吉乃

二卦皆云

謂再得

子其建之

子謂孔成子其

康叔命之

言康叔

命之以

二卦告之

筮襲於夢

大誓曰朕夢

休祥戎

武王所用也

此周武王所

弗從何為

臨祭祀

何弱足者居

跛則偏弱居

侯主社稷

侯為社

奉民人

奉養

事鬼神

敬事

馬得居

其勞如此又安

各以所利

孟跛利居元吉利

不亦可乎

言其

故孔成子立靈公

孔成子立元

月癸亥葬衛襄公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五十

滙參數句以主社稷為主應前語也

臨祭祀

何弱足者居

侯主社稷

侯為社

臨祭祀

奉民人

事鬼神

從會朝

馬得居

不亦可乎

故孔成子立靈公

月癸亥葬衛襄公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五十一

魯昭公七年

梅谿 林堯叟唐翁

昭經八年

經八年丁卯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以首惡從殺例

孫復陳哀公二子

故稱弟又稱世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哀公卒是年滅陳十

皆愛留欲立之哀

三年楚平王復

○叔弓如晉

賀虜也

○楚人執陳行人

師以立之留庶孽

干徵師殺之

稱行人明非行人罪

○陳公子留出奔鄭

留為招所立未

也偃師家嗣也招

成君而

○秋蒐于紅

紅魯地書蒐始此○蒐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於是舍中軍四

以立庶孽致楚滅

分公室季氏擇一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蒐

陳皆招之由也故

自是而屢蒐三家所以耀武焉爾是故桓莊之

陳



招之惡也

家鉞翁陳殺太子

罪在一招行人何

靈因陳亂以為利

殺人以行其詐也

高閻偃師曰世子

留曰公子別嫡庶

也

孫復公子留已立

復稱公子者以著

公弟招殺世子偃

師之罪且明留之

不當立也

薛季宣春田而秋

行之于紅非常處

非時之狩不於其

常地見三家之擅

也舍中軍變蒐禮

見兵權之移於下

且奪民時也

鄭玉過不去大夫

公所以明招之

為首使招不得以

過說於楚以掩其

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與招共殺偃師書

過音戈

○大雩

無傳

○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

無傳復稱公

○葬陳哀公

魯往會故書

○殺陳孔奭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稱將帥不以告

傳八年

附錄

春石言于晉魏榆

晉魏邑之榆地

問於師曠

師曠

石不能言

或馮焉

抑臣又聞

不然

民聽濫也

抑臣又聞

○大雩

無傳

○殺陳孔奭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稱將帥不以告

傳八年

附錄

春石言于晉魏榆

晉魏邑之榆地

問於師曠

師曠

石不能言

或馮焉

抑臣又聞

不然

民聽濫也

抑臣又聞

今宮室崇侈

民力彫盡

怨讟

不亦宜乎

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

叔向曰子野之言

信而有

○大雩

無傳

○殺陳孔奭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稱將帥不以告

傳八年

附錄

春石言于晉魏榆

晉魏邑之榆地

問於師曠

師曠

石不能言

或馮焉

抑臣又聞

不然

民聽濫也

抑臣又聞

今宮室崇侈

民力彫盡

怨讟

不亦宜乎

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

叔向曰子野之言

信而有



傳八年

楊升菴石而能言此則前申生之夢秦謀之蘇並左氏之誣也

經世鈔抑臣又聞之繼折入本旨穆文熙師曠既據

理謂石不能言又述所聞以為諷諫

果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者乎緣問流轉終歸於諫故叔

向與之俞寧世是宮也成師曠言石言之故

叔向言石言之應唐錫胤叔向云是

宮也成君必有咎審爾即謂賀者在

謂非正言而得躬處休休安逸也以信而不僭其是

之謂乎師曠此言緣問流轉終歸於諫故以比巧言

是宮也成鹿祁之宮若成諸侯必叛四方諸侯必皆背叛君必有咎謂

平公必夫子知之矣夫子謂師曠其知之矣陳哀

公元妃鄭姬元妃哀公嫡夫人也生悼大子偃師鄭姬所生二妃生

公子留留哀公次夫人所生下妃生公子勝勝哀公三夫人所生二妃嬖

次夫人嬖留有寵其子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招及過皆

公以公子留屬託二人人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癘疾陳哀公病癘三月甲

申公子招即司徒招公子過皆哀公弟殺悼大子偃師二子殺

之而立公子留立次夫人之所生夏四月辛亥哀公縊哀公

也堂用者已在門可憂患日殺經干徵師赴于楚干徵師陳大夫且告有

立君且告楚以公公子勝愬之于楚公子勝以招過

楚人執而殺之殺于徵師公子留奔鄭公子留懼計書

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經罪在招也言招有

罪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經罪不在行人也疑

招赴楚當同罪故重發之叔弓如晉經賀虎祁也亦賀游吉相

鄭伯以如晉叔弓即子大亦賀虎祁也亦賀史趙見

子大叔子大叔即游吉曰甚哉言其甚也其相蒙也蒙欺

鄭伯來賀實甚相欺可弔也窮土木興怨而又賀之何為子

大叔曰即游若何弔也如何可弔其非唯我賀非惟鄭

陳傅良罪在招也嫌同衛縛陳黃故別釋之

陳傅子前年楚成章華臺欲諸侯落

之至是晉成虎祁臺諸侯皆往賀之

晉之效尤如此伯業之不振宜哉

陳傅良傳見子產譏銅鞮師曠諷虎祁叔向亦云以見晉之不競



李于鱗此三家既分公室假蒐禮以數軍實陰擇其材勇之士以強私黨耳

來將天下實賀

皆將來賀

秋大蒐于紅

大蒐數

車馬也經不

自根牟至于商衛

根牟魯東界商宋地魯西竟接宋衛也此且見魯衆之大數也○乘去

蒐兵自東界

革車千乘

革車兵車也言千乘明六蒐

聲○錄七月甲戌齊子尾卒

子旗欲治其室

孫黃

樂施也子雅之子

丁丑殺梁嬰

八月庚

宰子旗殺之

戊逐子成

子工

子車

頃公之孫捷也

皆來奔

而立子良氏之室

子成之子孫錡也

其臣曰

孺子長矣

孺

而相吾室

將攻之

將攻之

我也

是子旗欲兼授甲於子尾

將攻之

穆文熙桓子初欲助子良攻子旗繼見子旗至則改服逆之又欲助子旗以攻子良茲其為心吾不知之矣

桓子善於子尾

亦授甲

陳桓子亦授甲於其家之

將助之

或告子旗

將往

將往

旗不信

則數人告

將往

將往

又數人告於道

遂如陳氏

遂如陳氏

桓子將出矣

聞之而還

聞之而還

而逆之

請命

對曰

對曰

聞疆氏授甲

將攻子

將攻子

子聞諸

曰弗聞

子盍亦授甲

子盍亦授甲

無字請從

子旗

子旗

曰子胡然

彼孺子也

吾誨之

吾誨之

王元美陳氏蓄圖異謀將藉兩家之

雅參逐如陳氏得手在此禍福之樞機亦文章之線索也



問而遂兼之耳授  
甲豈助子良哉異  
日者無字竟以不  
信之讒及二千飲  
酒而遂之以分其  
室則殺甲之情見  
矣

補注歸罪於過者  
招也以討亂告故  
稱人與晉先都士  
殺同  
傳說彙纂楚莊討  
陳之亂有善有惡  
故先書殺夏徵舒  
而後及其入國納

淫之事是非不相  
掩也國恃疆行暴  
利陳之土地而滅  
之非有討賊之義  
故先書滅陳  
穆文惠袁克欲厚  
葬其主加經於額  
逃而事未可以發  
臣少之也  
陳傅良於楚陳哀  
公見有魯不書會  
葬者於楚楚康王  
見有魯會不書葬  
者今案楚陳哀公  
以楚告而書不書  
楚葬避其僭號二  
者皆魯史變例  
同上傳言楚實利  
陳以討招為名  
補注傳見楚子稱

猶懼其不濟猶恐子良不能成人吾又寵秩之寵秩子良謂為之立

其若先人何先人謂子尾子雅先世相好子盍謂

之勸桓子何不告周書曰舉周書惠不惠言當施惠於不惠者

茂不茂茂勉也勸勉於不勉者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此康叔所以服行弘

也桓子誓類桓子稽類以謝子旗曰頃靈福子頃公靈公樂氏所事之君言其

降福言我尚望子於子吾猶有望旗惠及於己遂和之如初和樂高二家如初時

○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二子共攻偃帥今招歸罪於過

而殺之此招所以不死而得放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

孫吳悼大子偃帥之子十二年立為宋戴惡會之戴

惠公者也棄疾奉以圍陳討亂也宋戴惡會之戴

宋大夫會圍陳冬十一月壬午滅陳壬午十月十八日興

袁克殺馬毀玉以葬與眾也袁克嬖人之貴者殺楚

人將殺之楚人將殺袁克請寘之袁克請置馬玉不用既又請私

私於幄幄帳加經於額而逃加首經而逃去不欲

使穿封戌為陳公戌楚大夫滅陳為陳縣使戌為陳縣公曰城麇之

役不諂城麇之役在襄二十六年戌與靈王爭皇頡故曰不諂侍飲酒於玉穿封

王曰靈王問穿封戌城麇之役言向者爭皇頡之事女知寡人

之及此汝若知我能及此而為君女其辟寡人乎汝必避我不敢爭皇頡也○女

對曰穿封戌答若知君之及此言若蚤知靈王篡位為君臣必

致死禮我必為郊敖盡臣禮致死以殺君以息楚國以寧息楚國之禍晉侯

問於史趙晉平公聞陳滅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言陳為楚所滅其遂亡乎

左傳卷五十一



師譏不在弄疾  
鍾伯敬穿封成當  
弄疾之問其詞首  
慷慨若此度當時  
之能死禮亦必有

對曰史趙未也言陳未公曰何故公又問何故已對曰史趙陳陳之顓頊之族也陳祖舜舜歲在鶉火歲星也鶉火南是以卒滅昔顓頊氏以歲在鶉火而滅火盛而水滅陳將如方柳星午位今在析木之津今在析木之津今歲星在寅位蓋箕斗之間有天漢

穆文熙盛德固必  
百世祀太公之德  
未必不盛何陳遂  
代而有之乎此皆  
其理之不可知者  
也

故謂之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于齊陳氏與而陳公自幕至于馨慕舜之先馨無違命無違天命舜重之以明德舜又增重以寘德於遂遂舜後蓋殷而後陳卒物莫能兩盛故及胡公不淫胡公使祀虞帝封胡

至元美夫顯頊之  
裔有民社者不獨  
陳矣若楚與趙盛  
為顯諸侯秦後乃  
有天下是三族者  
非盡以鶉火也

遂世守之遂世守其德其德及胡公不淫胡公使祀虞帝封胡世數未也自舜至今未繼守將在齊繼陳以守舜之其兆既存矣言陳氏與盛於

史趙之說其足信  
乎其謂舜宜百世  
祀者吾滋惑焉曰  
武王伐殷

臣聞以臣盛德必百世祀有盛德者必虞之得百世之祀世數未也自舜至今未繼守將在齊繼陳以守舜之其兆既存矣言陳氏與盛於

孫及是滅不振  
數聖人者之德舉  
不足昌其後耶特  
陳氏既有國追為  
若言以著其當代  
齊云耳周史之筮  
也

經九年戊辰春叔弓會楚子于陳於是叔弓及宋華許遷于夷許畏鄭秋仲孫矍如齊音獲

昭經九年  
許鄭楚既滅陳威  
振諸夏是以無所  
號召而諸侯大夫  
會之

傳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於是叔弓及宋華許遷于夷許畏鄭秋仲孫矍如齊音獲

程端學主綱不振  
諸侯吞噬不安厥

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非盟主所否不行會禮故不惣書二月庚申楚公子



居至於再遷雖許男不能治其國家然可以觀世變

家鉉翁陳已為楚縣而猶書陳災者以盛德之後見窮於楚特著義以存之耳不與楚得陳也

許駘公內制於強臣外輕於大國亂以危辱兆矣是之弗慮而築即固知公之志日以荒也

傳九年

補注服虔曰蒲姑商奄濱東海者也

蒲姑齊也商奄魯也二十年傳曰蒲姑氏因之定四年傳曰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

滙參史秦本紀寧公與亳戰亳王奔戎皇甫謚曰西戎之國也

李于鱗此節明晉延我入中國之非故下節直責晉而不責戎

棄疾遷許于夷見經實城父此時改城父為夷故傳實之城父縣屬譙郡

父音甫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益許田伍舉授許男

田伍舉奉新國之土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然丹即右尹子

華楚以城父之地遷許以夷濮西田益之以夷田在濮水西者

又遷城父人於陳故地成十五年許遷於葉因以葉

與城遷方城外於許為許今許遷於夷又以方城

外人實其處傳言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甘人

靈王使民不安附錄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甘人

戎晉二子帥之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陸渾之

讓於曰我自夏以后稷言我周自后稷在夏之世魏駘芮岐畢稷

以功受此五吾西土也此五國者我周西方之境土也及武王克商

巴濮楚鄧四國在南方吾南土也我周南方之境土也蕭慎燕亳三國

在北左蕭慎北夷也我周北方之境土也吾北土也我周北方之境土也吾何適封

之有我周封疆外薄文武成康成王康王之建母弟

封建同母兄以為諸侯以蕃屏周以為周室蕃衛屏蔽亦其廢隊是為亦

後世廢隊兄弟之國當救濟之豈如弁髦童子垂髦始冠必以弁蓋緇布冠也故謂

之弁髦言王而因以敝之童子始冠既三加冠成禮

室豈如弁髦童子始冠既三加冠成禮

不復用故言先王居檮杌于四裔言檮杌略舉四凶

因以敝之三苗在以禦螭魅以禦下止螭魅故允姓之姦允姓陰

與三苗俱放危者姦匿心居于瓜州陰戎居瓜州之地今敦煌郡伯父惠公



歸自秦僖十五年晉惠公自秦歸晉而誘以來僖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

使偏我諸姬使諸戎偏害我諸姬之國入我郊甸邑外為郊郊甸

則戎焉取之若非惠公誘戎則戎安得取周之地戎有

中國陰戎據有中國土地誰之咎也言其咎在晉后稷封殖天下昔

稷修封疆殖五穀以有天下今戎制之今戎得之惟以畜牧不亦難乎不亦難以

治天下伯父圖之汝晉侯實圖度之我在伯父我周之在晉侯猶衣服

之有冠冕猶衣服必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猶木水必有本原

後久長民人之有謀主也謀主謂宗族之師長也猶民人必有宗族師長

伯父若裂冠毀冕晉猶衣服周猶冠冕今晉若欲自裂其冠自毀其冕

拔本塞原晉猶木水周猶本原今晉若欲拔木之本塞水之原專棄謀主晉猶民人

周猶謀主今晉君欲專輯廢棄民人之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

猶然則陰戎伐賴無所可責余一人周王自稱也叔向謂宣子曰

文之伯也言晉文公之為伯也豈能改物未能改正朝易服色翼戴天子

翼佐戴奉周之天子而加之以共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自晉文公

世有衰德世有衰亂之德而暴滅宗周而陵暴侮滅宗周之天子以宜

示其侈以宜布明示其侈汰於人諸侯之貳諸侯之攜貳而叛晉不亦宜乎

且王辭直且周王之辭理甚直子其圖之勸宣子其圖之宣子

說宣子喜悅叔向之言王有姻喪景王時有外親之喪使趙成如周

弔趙成中軍佐弔周之姻喪且致閭田且致甘大夫所爭之田於周與綈兼致

送死及伐賴所獲之俘囚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

穆文熙裂冠毀冕數語詞意凜二強晉挫氣

陳明卿叔向之言亦頗知大義者然曷不及其未伐也而止之且以諸侯而犯天子雖致田反得猶有餘幸焉而必曰王辭直圖之也藉令王無直辭將任其暴蔑乎



陳傳良傳言周衰甚因見晉之無故

李笠翁禱龜言良驗此其術亦信神矣以吾觀之蔡亦楚庚所滅而後復封不聞其有祥異如陳災何也

說於晉

賈滑周大夫其大夫襄節其人執晉人禮而

歸之

晉人禮貌也

○夏四月陳災

見經

鄭裨竈曰

鄭大

五年陳將復封

過此五年陳將復封

復封

○復浮去

年而遂亡

過五十二年

子產問其故

鄭子產問其所以復封遂亡之

故對曰

禱竈

陳

水屬也

顛頊之後

火

水妃

也

火畏水故為之妃

而楚所相也

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為高辛火正主

楚治○相去聲

今火出而火陳

火心星也火出於周為五月而以四月出

者以長曆推之前年誤置閏也今火出見而陳先有火災

逐楚而建陳也

水得妃

與則楚衰

故曰

妃以五成

得五而成

故

曰五年

故曰五歲而陳復封

為十

歲五及鶉火

而後陳卒亡

其國

楚克有之

楚終能有天之

道也

天數以五為紀故五及鶉火火盛水衰陳亡楚得天理之必然

故曰五十二年

故曰陳亡必

附錄

晉荀盈如齊逆女

自為還而歸六

小卒于戲陽

荀盈卒于戲陽

之地

殯于絳

荀盈

晉侯飲酒樂

晉平公飲酒歡

膳宰屠蒯趨入

宰人

曰屠蒯者聞公

請佐公使尊

公之使人執尊酌

許之

許之

而遂酌以飲工

工樂師師曠也屠蒯酌酒飲

之

許之

女為君耳

樂所以聰耳

故為君

將司聰也

工職掌樂

辰在子卯

紂以甲子喪

謂之疾日

疾惡也國君以君

君

經世鈔屠蒯玩弄人主而意主納忠遂為滑替之祖後世如復孟優旗東方朔敬新磨谷那律皆其耳孫欽孫鑪昔人謂叔申生事左傳不如檀說然彼猶可相伯仲此實則直可知











傳十年

張天如晉非一君  
其卒也亦非一君  
矣何於此獨見妖  
乎其說多誣妄矣  
按字彙譏伺察也  
禮王制譏察異服  
識異言

汪道昆樂施即子  
雅之子子旗高強  
即子尾之子子良  
經世鈔憑空有此  
奇人其欲兩虎相  
鬪而奪其權者耶

俞寧世使視二子  
明樂高之冤聞我

授甲便見曲在陳  
鮑陳鮑方睦補  
有力

按通雅端委委猶  
綏也蓋端言正也  
玄端委貌也此為  
冠冕之通稱豈但  
齊服玄端素端乎  
言其垂下之綖舊  
解委為安者非矣  
經世鈔無所往晏  
子兩遇變皆此理  
此法陳鮑雖為善

卒也 星期於是乎出

逢公未死之先妖星出於女時  
非歲星所在故齊自當禍而以

吾是以譏之

我推其禍福晉宜當之是以  
譏晉也為戊子晉侯彪卒傳

惠樂高氏皆者酒

樂高二族即子雅子尾之後皆  
出惠公而好者酒者音嗜

內多怨

信婦人之言故多怨  
彊於陳鮑氏 樂高二族強盛  
過於陳鮑二家

之

樂高氏惡陳鮑二  
家所為惡去聲 夏有告陳桓子  
於陳無字曰子

旗

即樂施子 子良 即高彊子  
雅之子也 將攻陳鮑 言樂高將攻  
陳鮑二子

亦告鮑氏

既告陳氏 桓子授甲 陳桓子信或人  
之言授甲家衆而如

鮑氏

桓子既授甲 遭子良醉而馳 陳桓子欲及子良  
醉而攻之故馳而

遂見文子

文子即 則亦授甲矣 則鮑氏亦信或  
人之告已授甲

使視二子

使入探伺子 則皆將飲酒 則子旗子良  
皆將飲酒

桓子曰彼雖不信

彼告樂者 聞我授甲 然子旗子良  
若聞我一家

則必逐我

則二子必 及其飲酒也 及二子之  
將飲酒也 先伐

諸

先伐二 陳鮑方睦 陳鮑二家方  
同心和睦 遂伐樂高氏 遂伐

子良曰先得公

高彊欲先得 陳鮑焉往 陳鮑失  
公其將

遂伐虎門

樂高欲入 景公不聽 遂伐公  
路寢之門 寢門畫虎故曰虎

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

晏平仲 即晏嬰端冕  
委弁立于公門之外

四族召之

樂高陳鮑四 無所往 無所往 其徒曰  
族皆召晏子

助陳鮑乎

助陳桓子 曰何善焉 晏子言陳鮑  
鮑文子否 無善可助

助樂高乎

左右又問 曰庸愈乎 晏子又言樂高罪  
子旗子良否 惡不差於陳鮑

然則歸乎

左右又問 曰君伐焉歸 晏子又言  
助則且歸其家乎 君既受伐



而有謀國之心

高雖公族而行多

不義故晏子兩無

俞寧世此著晏子

中立之罪

魏世俊君伐焉歸

此言與不死君難

同

陳明卿學高本齊

公族公乃自強其

枝俾陳氏得市恩

而植黨焉所謂倒

持太阿而授之柄

也欲國社不移陳

得乎

滙參晏子謂桓子

與有告陳桓子向

相映作兩截眼目

非間文也

王荆石晏子之言

良是而不知桓子

以讓得名實起其

強也

魏世俊晏子知齊

將為陳復助桓子

謀安善耶  
穆文熙桓子既不  
自利又能利人返  
諸公子而而益其  
祿分之邑何其宏  
施也所以竟能有  
齊抑其深有得於  
晏子之教也夫  
王元美前晏嬰稱  
陳氏云以公量貸  
而以家量收之山  
木如市弗加於山  
魚鹽蜃蛤弗加於  
海今又分邑與粟

復安

公召之而後入

景公召之

公上使王黑以靈姑

鉞率

王黑齊大夫景公上使之以公旗名靈姑

鉞者帥師

鉞音丕率如字又所類反

吉

請繼三尺焉

王黑請斷靈姑鉞三尺而用之

而用之

五月庚辰戰于稷

稷地名齊祀后稷之處

王黑與樂高戰于此

樂高敗

又敗諸莊

莊六軌之道子旗

國人追之

又敗諸鹿門

鹿門齊城門子旗

樂施

即子

晏子謂桓子

必致諸公

德之主也

衆德之讓之謂懿德

謂懿美

凡有血氣

凡人之有

皆有爭心

利之心

故利不可

強

故利之為物不可

思義為愈

乃為愈勝

利之本也

行義則有自然之

蘊利生孽

蘊蓄也孽妖

利之本也

私具幄幕器用

桓子不告於公私為子山

從者之

衣履

及子山從人衣裝

而反棘焉

棘子山故邑以子

商亦如之

召子商亦如子山

而反其邑

亦以其故

子

周亦如之

召子周亦如子山

而與之夫

子周本無邑故

反于城子公公孫捷

子旗所逐

而皆益其祿

益三



則齊之國自公族世曾以至市井鄉

邑蘇屋無不知陳

人之德矣得無日

漸月漬而陰握其

國權也乎

孫鑣其邑與之互

變前句

顧炎武引書之中

又引書則下一云

字云曰一義變文

以便讀也如論語

年曰子云是也若

史家記載之辭可

下兩曰字尚書多

方尚公曰三君曰

是也

陳傳良傳言樂高

之亾陳氏所以興

補注用人於亳社

不書史諱國惡

同上傳記鄭伯往

弔又因叔孫如晉

併記一國會葬

大夫見晉雖失政

諸侯猶畏其強蓋

取諸史氏別志陳

氏見傳文序列如

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凡齊國之公子公孫而無祿秩者私分之

邑桓子以己之國之貧約孤寡者曰詩云舉大雅文王詩陳錫載周

寡者夫而私與之粟曰詩云粟私與之能施也由其

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天下行之周徧也

於施與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

旁邑乃以其旁近之邑與之陳始大陳氏

為之請高唐穆孟姬景公母也為陳桓取邾邾莒邑取

所以見討平丘諱秋七月平子伐莒孫意如

獻俘獻書俘始用人於亳社亳社殷社

臧武仲在齊臧武仲即臧孫

魯始以人祭殷社紇時出奔在齊

之開用人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言魯之先君周公

祭社其必不歆魯之祭

周公饗義周公之所歆魯無義魯殺入以祭詩曰

舉小雅德音孔昭言君子德聲視民不佻佻偷也視

敢偷薄佻音挑佻之謂甚矣以偷視民而壹用之一同也

於畜牲將誰福哉言既不受民戊子晉平公卒

如禪寵鄭簡公及河及于河晉人辭之禮諸

相中故游吉遂如晉如晉弔九月叔孫婁齊國弔宋

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

人杞人小邾人如晉經不書諸侯大葬平公也送葬

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皮即罕虎將以子產曰喪焉用

見新君之贊幣行

元傳平林卷五十一

元傳平林卷五十一

元傳平林卷五十一

元傳平林卷五十一



幣言晉新有喪安用幣贊幣○焉音烟用幣必百兩若用載幣必百兩

必千人以千人之車必千人至以千人之車將不行行

也將以喪故不得若果不行若果必盡用之千人往來

之幾千人而國不言小國能當幾千人子皮固請

以行子皮不聽固既葬晉平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

新君諸侯大夫來會葬者欲因見叔孫昭子曰即叔

非禮也言因喪而弗聽諸大夫叔向辭之晉叔向辭

曰大夫之事畢矣送葬而又命孤孤昭公自稱謂孤

斬焉在衰絰之中既葬未卒哭其以嘉服見其以吉

夫則喪禮未畢則晉之喪禮未其以喪服見其以喪

大則喪禮未畢則晉之喪禮未其以喪服見其以喪

大是重受弔也是重受弔大夫將若之何大夫其何

皆無辭以見皆無辭子皮盡用其幣子皮果盡費幣歸

謂子羽歸鄭子皮曰非知之實難言小患將在行之

患不夫子知之矣夫子謂子產我則不足言已由子

能行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言已由子

知其不可而遂行書曰欲敗度欲心不防必

縱敗禮縱心不禁必至我之謂矣我其合此夫子

知度與禮矣夫子謂子產知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

也欲因喪以慶新君故昭子至自晉叔孫姑大夫皆

見魯諸大夫高彊見而退高彊即子良奔在昭子語

諸大夫昭子告諸大曰為人子言為人不可不慎也

釋經然誤以為有

筆削非也外會葬

法不得書

滙參子產曰叔向

語已在子產料中

與昭子詞異而意

同也

魏禧如此重幣國

安得不困

王陽明子產之揣

用幣如見真老成

諳練之才

穆文熙嘉服喪服

數語斟酌允當千

古莫易非叔向莫

能言非子產莫能

知罕虎自謂不足

可謂服善

唐荆川子皮之請

既本非縱欲乃因

既葬即見新君欲

而得耳此蓋不勝

悔恨之詞

經世鈔此亦謂之

縱欲妙故知凡執

私意任私見者皆



私意盛而力不能制也故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穆文熙昭子述子尾辭臣之忠與其子以命之故其詞忠感慨或有諷於季氏之強乎

唐錫周叔尚語二

是子產叔孫兩人意中所有前竟會蓄不露却於叔向口中盡情說出前輝後映絕妙文心

哉不可不昔慶封亡慶封亡在襄子尾多受邑子尾

而稍致諸君而稍致諸君其君以為忠齊景公

而甚寵之景公甚寵將死疾于公宮在公宮

輦而歸輦而歸君親推之推其車而送之其子不

能任子尾之子不能任當其父是以在此是以在此

忠為令德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其子不能當罪猶及

之罪猶及難不慎也難以見為人子喪夫人之謂子

以及其身於其身不亦害乎不亦害乎詩曰瞻仰詩不

自我先言禍亂不在不自我後又不自我其是之謂

乎以喻高疆正當○冬十二月宋平公卒見經初元

公惡寺人柳元公平公太子佐也元公先欲殺之元

常懷殺及喪及元公居柳熾炭于位寺人柳熾炭于

以温將至及元公則去之去炭火使公坐比葬比葬

又有寵寺人柳又有寵○傳

穆文熙夫人平居談小人之行無不惡之比小人以其行而效之我則又未嘗不喜之乃知疇昔之惡非真惡也特惡其不附己也人情多如此豈獨元公之於寺人柳哉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五十一



